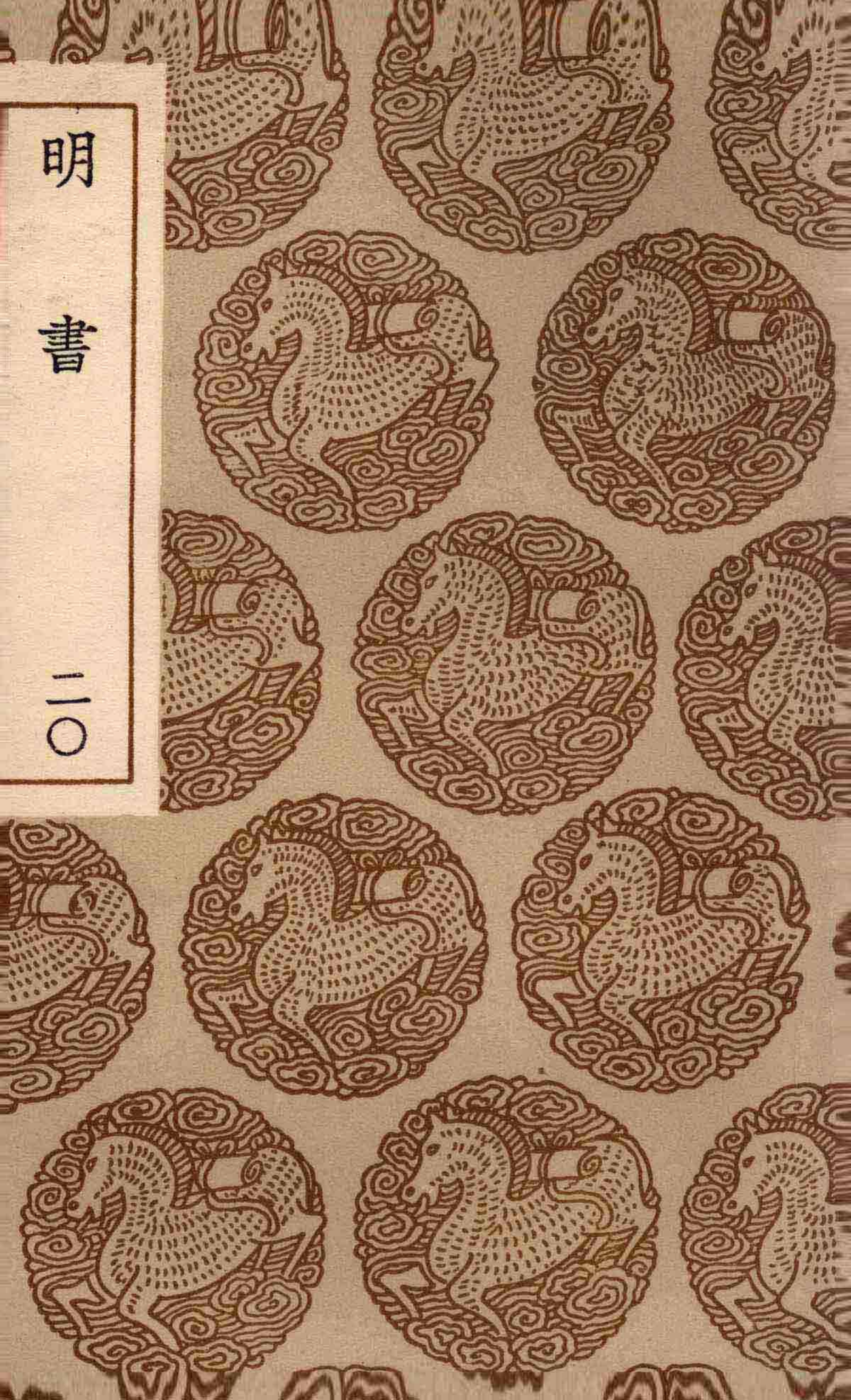


明

書

110





明 書

(十二)

纂 鱗 維 傳

明書卷一百六

列傳二

忠節傳六

牛景先、徐垕、高巽志、豐寅初、劉亨、王進、孫鎮、石允常、孫岳、周縉傳

牛景先官御史金川門失守易服宵遁至丹陽遇一僧云徐行吉速行凶遂改姓名徐行死杭州寺中後追論執景先妾劉氏沒入教坊劉氏死遺子名能能生智智生誠誠生鎡鎡生濱凡五世皆正偶不失身辱祖萬厯中禮部祠祭郎葛寅亮訪確除樂籍爲良民

徐垕字宗實以字行黃巖人穎銳豪邁弟宗茂宗原皆有才質自相師友抱負雄富慨然有經綸天下之志慕范仲淹之爲人每誦先憂後樂之語元末居永嘉授徒自給性嚴毅教務實理不尙浮詞諸士咸知振勵洪武壬戌以薦聘入京敷奏剴切授御史辭除銅陵尉請歸迎母就養上怒謫役淮陰人爭延致爲師尙書楊靖率先受業尋召還教駙馬胡觀當講中使援例設駙馬位南向師席東向垕毅然曰師嚴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豈以我布衣故詘師道哉引駙馬位使下明日位如前拂袖出貽書責以三事大義及富貴驕人之說觀爲下泣執弟子禮上聞嘉之復命爲梅王二駙馬講古今典故屢主文衡號稱得人陞

蘇州通判。奏發粟二十萬賑饑。當春暴漲。興治水之役。諸上官以爲妨農。止之。壘力言。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孰甚焉。且有田者出募。則貧者得食。佚道使民。夫豈爲勞。水旣通。其歲大獲。請旌前節婦王貞婦樓。禮部以前朝事難之。壘曰。武王封比干墓。非前朝耶。遂著爲令。海州有盧氏女。未嫁夫死。如夫家成喪。剪髮自矢。請旌。禮部以未及格爲疑。壘上言。立志卓異。非尋常比。上從之。未幾。擢兵部侍郎。使兩淮。以過家稽留。左遷尙寶丞。尋復官。上十事。皆切時要。與諸大臣議。侃侃不相下。頗爲所嫉。上獨知之。復奉命使浙中。工部需銅數千斤。民無所措。壘令毀銅佛。易以泥土。人難之。壘曰。佛法慈悲。今官民迫切。勿靳。乃真慈悲也。況佛若有靈。視銅土何殊哉。嘗道遇旋風。迎壘。壘令蹤風至湖。芟上有數屍。檢衣中得布印。戒勿泄。給言奉旨買布甚急。且溢其價。應者雲集。窺驗得賊。衆驚以爲神。浙西郡庫與寺鄰。庫焚。坐僧失火。壘審庫多桐油。嗟曰。非僧罪也。取油置日中。晝而火發。僧得釋。燕兵起。奉詔集兩浙義勇勤王。燕兵入京。棄官去。法司以爲言。太宗亦不追罪。居田。著經史詳要錄數十卷。

高巽志。字士敏。號齋菴。先蕭縣人。元末。父德。爲浙東宣慰都事。遂僑寓嘉禾。幼好學。嗜古。爲文深純典雅。成一家言。年二十五。以薦爲鄧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入翰林。爲編修。轉秦府紀善。累官侍講。學士未幾。引退。又召爲試吏部侍郎。以事去官。謫居朐山。建文元年。召爲太常少卿。兼學士。庚辰。會試。巽志爲同考試官。取吉水王良。常熟黃鉞。莆田陳繼之。廬陵胡廣。崇仁吳溥。建安楊子榮。新淦金幼孜。石首楊溥。武進胡濬。太康顧佐。時稱得人。太宗立。巽志棄官去。

豐寅初，字復初，先瑞昌人。後徙於鄞。洪武中，爲國子司業。抗疏諫張燈，謫德化教諭。建文壬午，棄官躬耕。年百五歲卒。子慶。正統己未，進士。兵科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事，繫詔獄。景帝方怒章鍾，廖有言，痛與杖。偶忘慶得免。英廟復辟，陞河南參政。論周府內官不法事，上嘉之。陞左布政。正糧稅，清徭役，循聲大著。一日行部，有貪令懼無以紓解，乃以白金爲燭，餽之踰數。初未知省也。旣而廳子以告，慶佯曰：「試然之。」廳子曰：「然而不然。」又曰：「不然則還之。」次日，從容謂令曰：「汝燭不然，盡出之，以易可然者。自今無復爾矣。」令大恐，棄印綬去。終亦不明其爲銀燭事也。子耘，教授。耘子熙，字原學，少穎異，志趣卓絕。讀書署其壁曰：「立志當以聖人爲的，遜第一等事於人，非夫也。」十六，母王氏喪，廬墓。郡守姜昂器之，曰：「此吾郡顏子也。」宏治乙卯，鄉薦。己未，廷對，孝宗親閱卷，奇之，置第一。已，易第二，賜狀元袍帶，授編修。陞侍講，與修孝宗實錄。轉諭德。逆瑾用事，出掌南院。世宗立，陞學士，詔定大禮，議不合，用事者撼其危禍，卒守前議不變。遂得罪，戍鎮海衛。居十三年，杜門著書，絕口時事。嘉靖丁酉卒。熙性嚴重，不妄交，博極羣籍，潛心六經，尤邃於禮。文古雅典，則不規規摹擬，而出入弛張，一不鑿於矩度。金石之作，尤其所長。所著有魯詩正說、古易傳義、禮教儀節、白菴集、一齋集。子長坊，嘉靖癸未進士，南吏部主事，工書法。

劉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中，以賢人君子徵，辭親老。久之，復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華蓋殿。尋出爲壽州訓導。建文皇帝立，詔求言，上言文武並用，長久之術。而六卿秩卑於五府，當並爲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不常在太僕下。諸武臣子弟宜立學教之，使知文義。下禮部議之，多見采用。陞武

進丞。修學政。課農桑。恤孤寡。表節義。毀淫祠。縣傍作善教坊。再思亨風厲民庶。訟省野闕。流亡來歸。建文三年。賜璽書褒美。四年。縣民李德茂等作亂。亨率衆擒首惡。戮之。諭散其黨。燕兵逼。尙遣使勞以金帛。太宗卽位。有言亨在建文時上書改舊制。罷歸。遂杜門不出。薦修永樂大典。力辭。湖廣廣東聘考試官。皆不就。宣德中。廷臣復薦亨。學行可爲師表。亨言。年老不足任教事。上曰。伏生九十尙傳經。八十何不可。亨懇辭。聽還鄉。正統中。年八十二卒。

王璉。字器之。日照人。學通經史。長於春秋。以明經任教授。誣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超授甯波府知府。清儉律己。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每丙夜。升堂秉燭。讀書聲聞於外。或詣學課諸生。諸生恆乙夜赴。無間。寒暑風雨。諸生成就者多。境內淫祠悉毀之。或懼殃譴。璉曰。如有靈。宜降割我。不汝累也。政教兼舉。德化大行。下邑俗皆丕變。自奉儉約。一日。饌有魚肉。璉戒內人曰。汝不憶吾食草根時耶。命左右徹而瘞之。人稱埋羹太守。時武職橫暴。璉痛抑之。建文四年。燕兵至江上。璉造舡取海道。勤王爲衛。爲左右奸人縛獻京師。太宗已卽位。問造舟欲何爲。對曰。泛海直趨瓜州截路耳。太宗曰。舟今無用矣。釋還田里。閉戶著書甚富。卒無長物。

孫鎮。字希武。合肥人。洪武中。爲諸生。應經明行修科。入太學。除戶部度支主事。通敏練達。太祖嘉之。賜鈔以旌。尋上以課程事連坐。諸司官鎮進諫。以天子爲利。不問臧否。概爲處分。殊傷國體。爲言。詞秀氣直。上怒。謫戍滇南。己卯。以廷臣薦復官。應制賦禁柳詩。稱旨。拜衛輝知府。毀淫祠。徹浮屠。興學課士。教民樹畜。

驅蝗騰雨。神率效靈。燕兵起。郡當南北衝。夙夜防衛。民賴以全。兵既南下。守備內臣倡謀迎附。鎮堅守不下。太宗卽位。以抗節不附。逮下獄。謫戍山海。宣德初。赦還。臺薦復官。不就。卒於邸。別號沖玄子。有集行世。石允常。甯海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河南僉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清潭。嘗微行民間。聞哭聲甚哀。廉知其女爲闈宦。逼奪而死。奏於朝。捕宦抵大辟。羣宦銜之。巧誣左遷常州同知。燕兵起。率郡兵防江。諸將皆降。部兵潰。棄官歸。太宗卽位。追錄建文間廢毀周府官僚事。逮者五十餘人。允常與焉。衆悉洵懼服罪。太宗命各贖米五十石。於原官加一秩用之。獨允常鍛鍊百端。堅不服。繫獄。謫戍北邊。躬擐甲冑。幾三十年。年七十。遇赦還。過南京。於故宮前感愴仆。歸邸卒。遺稿曰遇安集。

孫岳。洪武中從大將立功。官至都督同知。建文中充鳳陽守將。燕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村爲戰艦。樓櫓戈甲。咸有法。列寨淮西。水陸有備。燕兵不敢近。竟從下流渡淮。京城破。尙堅守中都。太宗卽位。法司劾岳。逮至京。宥死。謫戍海內。

周縉。字伯紳。武昌人。洪武中。以明經入太學。授永清典史。居官廉謹。攝令事。捕蝗弭盜。措置有方。俄燕兵起。一時守令多迎降。永清密邇北平。縉極力爲拒守計。而民皆爭先逃散。不與守。懷印南奔。道聞母喪。還家葬畢。卽出糾義旅。勤王。戰艦戎器略具。京師不守。有司捕送京師。慷慨就行。至下獄。謫戍興州。居三十餘年。子代還。作唾下公文。年八十。卒於家。

贊曰。不激不隨。遇險弗躓。而諸君子。文武是力。令終有俶。何慚忠義。烈烈秋霜。存此春煦。魚不竭澤。亦云

微德。

史官曰。雷霆之威。何物不震。山岳之崩。何遇不碎。而有不震不碎者。非威與崩之所不加。有天焉。行乎其間。天不欲盡殲善類。故威與崩有所不施。牛景先得。不桎絏。徐屋以下。或解組遠遁。或稱兵拒命。均無喪心之語。蒙面之迎。似足以嬰誅戮。而皆獲壽老。真天幸矣。豈太宗如天之量能容已乎。

陳洽、劉儁、馮貴、侯保、史安、何忠、劉子輔、易先、李任、劉安、徐琪

附蔡頤

傳

陳洽、武進人。淹貫經史。謹敏有才識。洪武中。薦布衣。善書。授兵科給事中。憂去。建文中。起復。文選郎中。太宗卽位。陞吏部侍郎。左改大理卿。討交阯。出參軍。兼給餉。交阯平。覈將士功罪。建授士官。經理兵食。分守隘塞。剖決如流。皆中節。復吏部左侍郎。是時尙書黃福兼掌布按兩司事。專務寬大。嘉意撫輯。洽甄拔才能。振以風紀。交人悅服。還朝。陞兵部尙書。復鎮交阯。仍參軍事。洪熙元年。召黃福還。洽代兼兩司事。仍參軍事。未幾。內官馬琪苛斂橫暴。交人再叛。攻交州城。賊去。王通復引兵渡河。擊賊。戰甯橋。洽力陳利害。言賊狡。有伏誘我。不可出。通不聽。遇賊。洽奮身力戰。不支。被賊執。不屈。罵賊死。事聞。上曰。大臣以忠徇國。一代幾人。贈少保。謚忠愍。官其子樞。刑科給事中。

劉儁。字子奇。江陵人。父從政。感異夢。書儁字。是夕生。遂名儁。幼磊落不羈。讀書日記數千言。旣壯。志益堅。遇事勇決。登洪武乙丑進士。歷官兵部尙書。永樂丙戌。交阯反。以儁贊軍務。往征之。屢捷。太宗深嘉之。未

幾交阯又反。命儁同張輔往征。儁曰：「此行當以死報國。既至，屢出奇制勝。一日轉戰至大安海口，風沙大作，人馬莫辨。儁嘆曰：『天乎！夷賊背天，我實奉天，而遭時如此，豈天未欲邊民平治乎？』力戰，援絕，陷賊。賊啗以富貴，使降，不應。戲使之揖，罵曰：『堂堂華夏衣冠大臣，豈爲爾狗鼠輩屈耶？』死之。事聞，仁宗語禮部曰：『婦人盡節於夫，有旌褒之典。況大臣捐軀爲國，當優異。』詔加太子少傅，諡節愍，遣官致祭。

馮貴，字孟敬，武陵人。登洪武庚辰進士，授給事中。尋出爲交阯左參政，善爲撫輯，交人多歸之。練訓士卒不倦。比三年，得士兵二萬餘，皆勁勇善戰。時朝廷命中官馬騏往監軍，妒貴盡奪其兵。至是黎利反，貴欲戰，騏止以羸卒與之，遂戰死。贈左布政使。

侯保，贊皇人。由國子生任襄城令，有善政。擢交州府知府。尋陞交阯右參政。永樂十八年，交阯黎利復叛，保出禦，力戰死。仁宗贈右布政使。

史安，字志靜，豐城人。以文學初任兵部主事，性謹厚廉正。雖職務填委，好學不倦，而疏達勤敏。六卿爭欲爲其屬，尤見知于仁宗。屢被嘉獎。宣德二年，陞禮部郎中。是冬，參軍務征交阯。時大時柳升失策喪師，安赴賊死之，加贈卹。

何忠，江陵人。登永樂進士，爲御史。廉慎持正，人莫敢干以私。永樂十九年，三殿災，言事出知政平州。明敏有吏才，居州廉慈。忠計事上藩司，會甯橋軍敗，賊乘勝逼城。成山侯詭與賊和，且請赦朝廷。賊遣口陳渭老表謝，密令忠及千戶桂勝同渭老行，請兵征勦。至昌江，內使徐訓泄其謀。賊拘忠等，欲降忠，忠不聽，刀

鋸臨。忠不降。且鋸忠。忠瞋目視賊。大罵曰。我天朝臣子。恨不斬汝。以歸報朝廷。以肯從汝求生耶。益罵不絕口。乃從容賦詩曰。萬里邊城受困時。腹中懷奏請王師。紅塵失路關山遠。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南荒應有日。生歸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共天戈殄叛夷。遂父子及勝俱死之。事聞。宣宗深悼之。遣官致祭。贈廣西南甯府同知。諡忠節。勝亦贈卹。

劉子輔。廬陵人。以太學生爲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用法公平。不見喜怒。巡浙江。有風裁。陞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守諒江。撫民如子。民亦愛戴。子輔賊攻城。勢猖獗。旁郡縣皆陷。子輔獨效死守。援久不至。食盡。城破。城中兵民盡鬪死。不肯降。子輔曰。郡亡我亡。義不污賊。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死。事聞。贈參政。易先。湘陰人。以國子生爲諒山知府。有善政。任滿當還。交人乞留。進三品祿。留諒山。城陷死。贈參政。

李任。金華人。襲父官。從燕有功。交賊獲。都督蔡福。福至昌江城。呼任等降。任罵福叛君賊。狗彘不如。與指揮使顧福。劉順。內官馮智且守。且戰。前後三十餘戰。輒破賊。賊益兵象攻。九閱月。糧盡。衆困。賊雲梯登城。奪其門。任復率死士三戰三敗賊。賊擁兵象大進。不能支。任。福皆自刎死。順。智自縊死。城中人。不肯降。死者數千人。後贈任都督同知。福。順都指揮同知。智太監。復其家。

劉安。征交趾。功爲指揮僉事。留官交趾前衛。守備。父安。將還保東關。至富良江。遇賊被執。安密與衆謀。候討賊兵至。內應。千戶包宣。以告賊。賊將殺安。安與指揮陳麟。奮起奪賊刀。殺數人。自刎。都督蔡福。都指揮朱廣。薛聚。于瓚。指揮魯貴。千戶李忠。皆伏誅。福鎮守。父安。不與賊戰。率廣等降賊。又教賊造攻具。破東關。

時有官軍九千餘人。發憤欲劫焚賊營。福又遣百戶牟英告賊。賊盡殺九千餘人。遂攻破昌江等城。又輒至各城說降。至清化。知州羅通罵福反賊。宣德三年。黎利歸福等京師。盡棄市籍其家。徐騏以指揮使同千戶蔡顥守立溫。賊攻城。悉力防拒。糧盡城破。猶率罷卒巷戰。無一人降者。賊屠城。騏、顥皆死之。贈騏都指揮使。顥指揮僉事。

贊曰。炎海濤飛。崖照不輝。盡節遐溢。豈曰幽微。棄爲異域。英爽奚歸。事雖敗屺。色動紫微。史官曰。南交梗衡。再稱雪刃。將星隕於旌側。白骨暴於颺江。至不得歸者十餘萬人。噫。勤兵於遠者。甯無憊怛哉。洽等仗節而死。誠得其正矣。說者謂宣宗輕棄已獲之邦。若猶屯戍餽餽。反側終不可靖。而所失更甚。予以爲宣宗決然獨斷。睿慮過人遠也。然輕以祖父艱難之所獲。若敝屣然。要不可爲訓耳。

陳祚傳

陳祚。字永錫。吳縣人。性忠確。登永樂壬辰進士。選庶吉士。尋拜河南右參議。嘗疏奏時政得失。太宗怒。謫太和山佃戶。惜其疏。留中不傳。比至。躬自耕食。有不堪其憂者。處之裕如。凡十年。宣德改元。召爲監察御史。巡按江西。具疏大略言帝王之學。莫先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讀書貴乎知要。惟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載聖賢格言。甚爲切要。乞常御經筵講說。庶知孰謂道義可遵。孰謂嗜欲可絕。孰謂忠賢可親。孰謂邪佞可遠。孰謂民利可興。孰謂民害可革。古今若何而治亂。政事何由而得失。疏入。有惡之者。摘一二語以動上。怒。逮至京。下詔獄。并籍其家十六口。錮獄中。父瘵死。子弟下蠶室。凡五年。英宗卽位。詔復其官。釋其

家屬是時祚有父母喪。藁葬未成服。乞終喪不允。明日復上章。言極痛切。略以爲古人立德。必孝以基忠。聖主任官。必求忠於孝。俾不居喪之子。而求爲仗節之臣。是欲以負叛之宦。而求爲歸順之士也。豈公論所宜容。盛世所宜有。自當投諸四裔。尙可列諸士朝。加諸官爵耶。上嘉其懇。許之。河東薛瑄重其累親以忠感君以孝。作文送之。有勁節苦心。如金更百鍊無改色。殆可匹休古人之語。數年起擢福建僉事。閩人素聞祚威名。相戒不敢犯法。泉漳諸郡多淫祠。悉毀之。毀旣而得寒疾。不能視事。民有謠曰。山櫛節題神焉。繫之公厲乎神。亦自厲之。未幾盜起。巡按潘臬皆被罪。祚獨以疾免。民復謠曰。秬秠貉麇。公我糧服。公毆我青。自求多福。居閩七年。年七十乞歸。自號退翁。杜門不接雜賓。不談時事。李東陽嘗稱之曰。祚孝友。足以厚倫理。材識足以繼政事。氣節足以厲風俗。其存其亡。關於天下者甚重。又謂國朝文臣。忠直不以死生二其心者二人焉。李時勉陳祚。

贊曰。玄嶽之石。其高巖巖。於以田之。黍稷蕤蕤。表表南服。惟是永錫。雖曰累親。氣凌星霽。史官曰。陳祚干太宗怒。至於竄耕。必有大中其隱者。惜其疏不傳。宣宗夙稱寬仁。能任賢。而亦使祚有十六口之慘耶。其諫疏雖不傳。而陳情之奏。懇惻悲切。至性溢毫楮間。厥後閩中之政。見一斑矣。古人以死義爲大節。以不怕死爲勁節。若祚者可謂勁節矣。亦奚必其疏之傳。

曹鼎傳

曹鼎。字萬鍾。其先爲宋武惠王彬。世居靈壽。祖徙甯晉。遂爲甯晉人。資賦明敏。自幼有大志。日誦數千言。

純一剛篤。事繼母以孝稱。舉鄉薦第二人。授代州學正。自陳年少不可爲人師。願得吏職自效。改泰和典史。邑常衝。置郵無虛日。館酬役井然。卽冗中每攜書卷自隨。仍修舉子業。其尹謂之曰。欲作狀元耶。館曰。人生進學。何有已時。恐不獲試耳。試當如公言。宣德壬子。督部工匠赴闕上疏。入省試中第三。明年癸丑。登會試高第。楊士奇一見奇之。廷對策問義。禹河洛象數。館獨稱旨。擢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因從楊溥遊。所得益深。正統丙辰。英宗初御經筵。充講讀官。又同修宣宗實錄成。轉侍講。五年庚申。入內閣與政。每議大事。咸決於館。而疏通俊爽。恰中事機。視中官王振。正色不少假。振每憚之。甲子。進學士。乙丑。陟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己巳。秋九月。北虜也先大舉入寇。車駕親征。館扈時。王振挾勒車駕進兵。諸大臣禁無一語。惟館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社稷安危。豈可遽進。而欽天監正彭德清諫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疏虞。陷乘輿於草莽。誰職其咎。振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八月辛酉。次土木。虜大至。我師敗績。死者十餘萬人。館於軍中乘馬索上。駕不得。遂與諸臣五十二員皆死之。尋詔贈榮祿大夫少傅吏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襄。欽賜衣冠葬之。官其子恩爲翰林修撰。英宗復辟。加贈太傅。改謚文忠。仍予孫錦衣百戶。館學瞻行端。內剛外和。識達正體。才智出人。士林重之。

贊曰。矯矯倫魁。耿耿大節。其身雖隕。其神孔烈。人亦有言。泰山鴻毛。之子之死。常辨秋毫。

史官曰。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甚於土木之難者。夫漢之冒頓。桀黠方張。唐之祿山。象養已久。宋之遼。金及元。則海澨偏安。勢匪其敵。而明以全盛之業。王用三驅。獲狐射隼。乃受制閹豎。親勞六飛。至使全師覆沒。

天子蒙塵而善人殄瘁如斯者哀然大儒將來夾輔之功殆不可量而身膏草野血濺黃沙不亦可悲者乎。

章綸、廖莊、鍾同傳

章綸字大經初名崙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景泰初爲儀制郎中屢有論建又條上太平十四事一曰躬攬乾剛在聖德英明二曰緝熙聖學在儒臣直說三曰面議大政在委任公卿四曰爲政得人在愛惜名爵五曰肅正朝綱在激勸憲諫六曰廣開言路在聽用忠良七曰敬畏天戒在下詔求言八曰精慎選舉在舉主得人九曰嚴明考覈在黜陟公當十曰守備邊境在選將練兵十一曰征討不庭在專任將帥十二曰禁止罪犯在恪守條律十三曰兵吏養廉在沙汰冗職十四曰作興人才在教養有道皆切中時務反覆萬餘言時瓦刺也先行成綸言宜暫結和好力圖修攘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御史鍾同諷禮部請復立沂王東宮禮部大臣縮首咋舌曰作死綸聞發憤卽具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大者如內臣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宜盛聲色又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親爲臣子又以天位授陛下稱太上皇帝天下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百官朝見延安門復汪后於中宮以正壺儀復沂王於東宮以定國本景帝見疏大怒下詔獄炮烙煅煉迫公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公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并逮欲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廖莊自南京來亦嘗請復儲遂縛三人於午門前杖一百鍾同死廖莊遠謫綸錮禁獄中越二年英宗復辟輒嘆綸好臣子爲朕

家事受苦毒出之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上令內侍檢綸十四事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言上亟稱歎曰好官人襄憲王來朝問綸稱綸節義天順二年山東大水民饑守臣請免田租不允綸再疏請得減租十之五綸繫獄久因有足疾會石亨招公卿飲綸不往短綸上前改南禮部上面諭賜金幣文華殿遣行尋改南京吏部憲宗卽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綸上疏曰山陵尙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公除雖有常制顧諒陰大婚情禮自別乞敕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饑條救荒四事四年敕綸會南掌院都御史高明考察綸欲盡去諸不職者明不可綸獨疏上南諸司構綸激言官怒並誣章劾綸上特遣侍郎葉盛給事中毛弘卽訊留都綸誣得白五年秋星變自劾不允秩滿轉左十二年請老卒孝宗卽位贈尙書諡恭毅官其子立爲鴻臚主簿成化初謝鐸修英宗實錄檢綸復儲疏不得輒嘆息泣下曰公疏動千萬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數白總裁劉定之應曰奏疏留中者例不書鐸曰景泰數年間事孰此爲大不書此奚書盡請上增入錄中竟不從子玄應進士爲南京給事中綸嘗著論謂學者須大其心胷蓋心大則萬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小心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論學術程朱後又大壞矣必須眞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論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是一泰一否祇憑氣運推盪耳論家法如鄭義門弟兄讓死篤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須做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之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語便覺自警拔論居

敬自謂於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於精義處得力。見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其篤論如此。學人稱爲楓山先生。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八年選庶吉士。十年爲刑科給事中。正統六年出陝西賑饑。便宜從事。當是時。楊士奇在內閣。莊抗章劾其不職。不報。八年陞大理丞。尋陞南大理少卿。景泰五年七月。災異下詔求言。莊上疏。仰惟上皇被留虜庭。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復。虜讎未報。爲意皇上之心。卽堯親九族。舜徵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上勝算。迎歸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敘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覩上皇卽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尙書郭璉爲正副使。冊封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羣臣朝皇上於東廡。百官感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幸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上皇於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羣臣時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人心。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謂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詞意悲懇。不報。明年閏六月。以內艱來京。適章綸鍾同二疏入。

景帝忽念莊往年有疏。大類二人。并逮三人。杖午門前。幸不死。謫定羌驛丞。英宗復辟。召還。時內艱未闋。繼遭父喪。上憐其忠。特并與祭。葬除服。改南大理。言官羣劾之。乃請老。上曰。莊有大節。不許。逾年卒。贈刑部尙書。謚恭敏。莊任性易直。而好剛尙氣。言辭憤激。好面折人。人不能堪。中雖無芥蒂。人故益恨之。又不屑細行。遠嫌疑。好存謝賓客。諸遊知爲權狎。卒無以爲殯斂。衆率錢相裒助。人始信其廉靖。而闊達固天性然也。

鍾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明年授監察御史。當景帝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同入朝待漏。與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事。慷慨流涕。五年九月。遂上疏請復立沂王東宮。以固宗社。并陳時政闕失。疏入。下詔獄。械繫極苦。杖之不死。又下獄。六年八月。又杖之闕下。竟死獄中。時年三十二。骸掩園土。莫敢收葬。英宗復辟。曰。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左寺丞。官其子啓。知縣。憲宗又憐同以忠受慘禍。祿同妻羅。官其子通政知事。啓上疏請遣骸。得出園土歸葬。時同歿久矣。血漬臂間。洗出倍鮮好。成化二十三年。援綸例請謚。禮官謂同應詔陳言。中及復儲事。不若綸言詳切。執不與。衆共嗤笑。禮官恥之。得謚恭愍。

贊曰。轉喉觸忌。黜異咸避。其識旣真。其氣復厲。發言成經。聿光信史。誦茲三人。宮僚愧死。

史官曰。南城之錮。固非然。英宗可爲太上皇。而景帝則無藏身法。景之立東宮。則戾不可解矣。然景方欲千秋萬世傳之。其後而綸等暴其戾。侃侃朝廷。大義山立。詩云。邦之司直。此之謂也。使景能聽其言。復憲

宗東宮。且令名無窮焉。詎以七年戀戀展黼。揜其社稷功。悲夫。三人中。莊同死。綸獲生。能終不二其節。誠
儒宗哉。

明書卷一百七

列傳二

忠節傳七

劉球、岳正、楊瑄、附子林俊、鄒智傳

劉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初爲禮部主事。薦侍經筵。預修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統八年夏。雷震奉天殿。應詔陳十事。其一。勤聖學以正心德。其二。親政務以總乾綱。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其四。選禮臣以隆祀典。其五。嚴考覈以督吏治。其六。慎刑罰以彰憲典。其七。罷營作以蘇人勞。其八。寬逋賦以憫民窮。其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其十。修武備以防外患。而其間總乾綱。親正士。皆言中官王振。振見疏。怒甚。欲置球死。地不得。會翰林修撰董璘。乞爲太常卿事。神下詔獄。以球疏中第四款。曾言太常官必得儒臣。馬順附振。喜曰。此可并殺球矣。遂酷考璘。誣服球爲畫此疏者。矯旨逮球。當朝捽球去。球不知何坐。大呼死。訴太祖。太宗乃縛至暗獄中。斧礮暴下。碎其體。極慘毒。其邑人成器。設公位龍泉山巔。爲文哭而祭之。人名其地爲祭忠臺。球天性忠潔。議論堅正。沈思積學。好義力行。文詞鏗鏘。金春玉應。人共寶之。如

月蟻天犀也。正統十四年冬，贈翰林學士。謚中愍。子鉞、鈺，舉進士。鉞官廣東參政，鈺雲南按察使。

岳正，字季方，直隸灤人。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一進士，及第授編修。至天順改元，歷官左贊善，兼修撰。王翱薦其有宰相才，召對文華殿。正神采秀發，上遙見，遂曰：「好。」及登殿，又曰：「好好。」問年幾何，對曰：「四十。」又曰：「正好。」問家安在，對曰：「灤縣。」曰：「又朕北方人，甚善。」問讀何經，對曰：「尚書。」問舉進士科，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許彬老矣，不足恃，汝爲朕努力。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遇石亨、張軏，愕然問曰：「何爲至此？」正不對。二人者忌正才名，比見上，上又言：「朕今擇一內閣臣甚佳。」二人請爲誰，上曰：「岳正。」顧正官小，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二人者陽頓首賀陛下，旣得人，俟果稱職，進官未晚。上默然。然時時召見，正感知遇，意切功名。欽天監湯序奏災異，請盡去奸臣。上問正，對曰：「奸臣無主名，卽求之，人人自危，且序術疏淺，不足信。」事遂止。亨與閣吉祥表裏擅權，有匿名投書指斥時事，罪狀吉祥，獨不及亨。吉祥努力請上，榜購告捕者官三品。正與呂原同見，上曰：「爲政有體，朝廷豈可自榜購募？」秦始皇杜諫，下妖言誹謗令，以不聞過亡其國，乞以秦爲戒。上不出榜。正又言：「曹石驕橫，不早制，恐禍起肘掖。」上諭正曰：「汝往告朕意。」正徑造亨所，諷令戢斂。二人者謂正訐其短，顧以上意劫我，益大恨。是年承天門災，下詔罪己，正歷數諸弊政，詞極切直。二人者造飛語，岳正草詔出，時時對人言：「此非上意，我欲諷上改過也。」正賣直訕君父，不數日，中旨降正欽州同知。欽極南海多瘴毒，正便過家辭母，留數日。兵部尚書陳汝言者，黨二人，又憾正嘗言其不可用，嗾邏者誣以私事，逮詔獄。考掠，謫戍肅州鎮夷所，未及行，都督季鐸竟奪

公廬時猛虎石者太監鎮河西。上密諭石。正須生不須死。四年石坐法誅。明年曹又反誅。上思正言。解士伍放歸田。憲宗卽位。朝議請復正官。吏部擬調南京。上曰。勿調復故官。充經筵講官。預修英宗實錄。未幾。楊溥欲薦爲南國子祭酒。正不應。忌者僞爲正劾溥章。示溥。遂大疑正。成化元年。出爲興化知府。正至興化。勤力民事。操利權。興修水利。積穀。出羨餘。補助民役。興化士人覩利弗遂者。騰謗書。彭韶獨曰。太守節財愛民。無他也。三年入計。乞致仕。時季鐸敗。朝廷還正故廬。未幾卒。正文章氣節。名滿海內。抱負經濟。屹不肯下人。再起再廢。竟不盡其用。嘉靖中。贈太常卿。諡文肅。正自述云。有自京師來者。傳上語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正曰。上念公如此。行召公矣。乃寫容題於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誦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正貌偉美髯。言論洒洒。動循矩度。石曹事。或議其迂。又曰。未信而諫。正應曰。渠謂我諫官邪。我道當如是。人有不可意事。雖權貴人。當言卽言。無藏宿。以奇故。正者雖多。忌者亦衆。所著有類博稿。

楊瑄。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英宗初。爲御史。印馬圻內民羣訴。曹石奪民田甚多。乃疏劾二兇。怙寵擅權勢。上喜其敢言。稱職。命吏部記其名。且大用。旣還京。彗孛連見。祥亨勢益張。瑄與十三道御史議。班劾之。有洩其語者。二人乃先譖諸御史。上前。暨彈章入。上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詰責。瑄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其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獄。逼瑄誣引大臣。刑慘酷。數瀕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瑄坐死。掌道者謫戍。餘貶斥有差。奏上。會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得從末

滅瑄戍鐵嶺道遇赦還。或謂瑄宜詣曹、石謝。庶免後禍。瑄不可。復謫戍廣西南丹。曹、石相繼誅。釋歸。憲宗卽位。復官。尋爲浙江按察副使。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鄞衢所裏外海塘。健跳所海鹽海塘。皆力爲修築。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巨。禦患尤大。陞按察使。力振憲度。察吏奸。斷訟明敏。無留獄。禁官署勿蠶奪民利。禁婦女勿入寺觀。隳風俗。甫半載。病亟。察案問候。尙諭築海塘法。及濬西湖之利。無片言及。私立祠海鹽東海上。著祀典。子源。弘治間任五官監候。正德元年七月。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闕除內侍寵幸。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講習詩書。疏下禮部。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罵源。爾何官。亦學爲忠臣乎。矯旨又責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河陽驛。卒。妻斬蘆覆尸葬之。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少力學。有文。成化中。以進士授刑曹主事。日習法。執比櫛密。而歸之平恕。時憲宗方寵僧繼曉。及寺人梁芳。俊以災異上疏曰。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薄蝕。野熊入城。鑿戒之昭。莫此爲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氓騷擾。戍卒怨咨。然臣愚謂此手足之疾耳。未甚害也。山西、河南。連年饑荒。而關、陝尤甚。人民流徙。被於荆襄。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採取盡竭。飢殍盈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

隕涕而撫按三司等官。肉食其地。顧盼徘徊。專事朦蔽。民飢至此。漠不爲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者也。謂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卽遣才力大臣。及科道廉能官。分贖帑金。馳詣近地。其臨清起運。及鄰封蓄積之糧。聽令顧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瞻濟。則未死飢民。抑猶可及濟也。抑臣又有說焉。孟子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不辟。臣說一行。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快聖祖神宗之心。彰陛下爲聖明納諫之主。奠億萬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一身。臣何惜一身之禍。而不爲陛下陳之哉。臣聞修養之說。佛氏之教。怪誕無稽。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其誣每見於漢唐宋史之間。可考也。妖僧繼曉。市井無賴。猥挾邪術。詐欺楚府。竄身逃罪。潛往京師。多方夤緣。致蒙聖眷。敢復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造寺塔。是必繼曉小人。過爲誕說。謂此寺一建。則聖壽益縣。國祚彌昌。民命咸永。邊疆底甯。以此啗陛下也。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譽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聖教且日壞矣。居民重遷。上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盡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然且不爲。況萬無定理。而有天害也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貴有位。予將焉戰。夫鶴之好未害。其失人若此。臣懼夫不斬繼曉。異日之禍。誠恐未涯也。然薦之者梁芳。芳傾覆陰狡。引用邪佞。附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若趙高。奢侈若石崇。數年間以進貢買辦爲名。盜國帑藏。費財山積。尙銘汪直。未能或先。乃復薦繼曉。陰求建寺。夫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

肉而爲疾爲病。臣切爲身危之。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下及閭井。飢餓之民。咸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無一人敢以此言進者。獨惜官而畏死耳。臣何忍畏死不言。而以爲陛下仁聖之累耶。奏上下詔獄。謫判姚州。孝宗立。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元化寺稱有大佛。歲時集士女以金泥其面。俊行部命焚之。父老言。犯者能致雹損稼。俊與之約。積薪伺之。果雹卽止。已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輸官償民。逋毀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撤其材。新學宮。遷湖廣按察使。風儀整肅。屬吏不敢犯。會境內雨雪震電。引咎疏時政。言貴州調官軍。軍苦戰鬥。民疲轉輸。德安安陸。創造興岐二王府。吉府復增修蓋。工役浩大。費動鉅萬。民不堪命。且府大則心侈。侈則驕。驕則踰分。府大則難於創建。而又難於修葺。又居人難充。疾疢易生。臣謂興岐二府宜小而不宜大。吉府宜修而不宜增。乞循甯襄得故事。勿用琉璃及白石雕欄。爲著例。奏入不報。俊引疾乞休。不待報竟歸。得允。後以言官薦。拜僉都御史。巡撫陝西。陝西地震水涌。俊疏言。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述漢唐宋元內侍柄臣之禍。乞減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士大夫。語甚明切。時武宗在青宮。上嗣胤未廣。俊特以爲言。已又疏言。昔殷武丁爲太子。父小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其在祖甲。高宗也亦然。漢宣帝少居民間。涉艱虞。故甯周悉民情。爲守成令主。蓋處境太順。驕惰易生。未必福而伏禍也。今農畝細民。家無十金之產。猶慎教子。以守先業。況太子國本。天地祖宗華彝所付託耶。今皇太子年與幼學。趨向大幾。正次於此。而多處宮中。少就外傅。非古人早教豫養之意也。乞召禮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璫。南光祿少卿楊廉充講讀官。其資序不合。實行可取。

如致仕按察副使曹時中。渾厚澄瑩。粹然和氣。處士劉閔。恭慎醇粹。學行高古。於勸講宜稱。仍乞禮致。時中使爲宮僚。而令閔以布衣入侍。更敕各部翰林院科道官。精訪純德雅望之人以充。則涵養薰陶。宜有裨益。而推立教之本於聖躬。奏入。又不報。乃屢疏乞休。又薦時中自代。不允。以左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時江西歲饑盜起。條災異預備奏。均徭里甲賦稅事宜。所至宣上德。汰官弊。問民疾苦。以風俗教化爲大務。賑荒鋤賊。褒表賢孝。一主於阜俗靖民。雖險僻山縣。未嘗見上官至者。靡不畢造。撫循勞來。吳城毛竹宏山賊巢。單車深入平之。一省以安。民至今追頌。時甯庶人貪猾爲忤害。取祿米過倍。官校豪奪民利。俊至。約束之不爲動。奏請定祿米歲額。布政司徵收貯庫。每季長史司支領。爲著令。已濠奏府殿請易琉璃瓦。俊力言當斷以大義。毋涉吳王几杖之賜。濠大恨。時濠雖暴橫。然未有逆萌。或以爲過。後卒反。人服其先識。內艱歸。後起晉副都御史。再撫江西。俊恐爲濠所掎。力辭不赴。四川盜僭王號。賊藩省大臣起巡撫四川。宣布威德。勦撫並行。四川平。會瑾誅。上疏言。昔夙沙衛殿國。楊思勛平亂。春秋綱目書之。以爲功出閭寺。國爲無人也。今賊瑾謀逆。危於千鈞一髮。而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文武無人。以陛下信文武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如永。豈不能早發其奸。致危迫若是也。今瑾雖誅。黨魁猶在。終日失刑。請擇宗室育宮中。而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許進等。以修復舊政。上不納。意指斥用事者。故大臣交忌之。時諸邊征勦。宦官必屬其子弟。私人寄兵籍冒功。俊一切拒絕。權幸愈益。惡會與總制洪鍾忤。乞致仕。忌者謂盜衰易與。無所事。俊可其奏。朝論大駭。蜀人號哭追送者數千人。俊

去蜀而兩川之寇復作矣。宸濠反，俊聞之，卽夜範錫爲佛郎機銃，并抄火藥方，手書與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勉令竭忠討賊。廷臣交薦不起。世宗在藩邸，知俊名，入卽位，召起工部尙書疏三辭，敦促轉刑部尙書。未至，卽疏祖宗親儒臣故事，乞傾心延接，加意採納，使邪念消，妄心息，驕氣平，以出政布令。又言：今太倉之儲，盡於無名之冗食；小民之蓄，盡於無名之誅求。陛下初詔所革，皆其壞極而不得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往往稱不便，冀萬有一更誠更之，則諸所革者盡復，而天下之公議廢矣。又言：移風易俗，乞身先率之士大夫先奉行之，成約質渾樸之風。旣至，命侍經筵，會暑罷講。俊又疏言：祖宗勤學故事，以諫且言學貴緝熙，禹惜寸陰，經筵聽講，頗不謂勞。文華清燕，亦不謂熱。如陛下天稟全智，年方志學，願毋輒罷廢。又舉古師臣坐講故事，以廣上德。上嘉納之。俊在位於親大臣，勤聖學，辨異端，節財用，數數爲上言。諸正德中結黨倖干政納賂者，通政張龍、廖鵬、齊佐、王獻俱奏伏法。時內官如葛景、盧良、劉寶、李朝用、劉孟陽諸不法事連發，爲科道所糾，旨勿問。下司禮監發落。俊具言：法立於祖宗，守於陛下，而奉行於法官。諸葛亮有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臧否賞罰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所以防官邪，齊民志也。今法干內臣親屬者俱得免，是法獨行於外而不行於內。今雖陛下盛德，左右革心，萬一有作奸犯科而無法以制之，其流之弊安可止耶？竊揆陛下見近日參論內臣之多，以人情不甚相遠，論細謹內臣豈無縱恣，外臣難免。近日參論意必外臣有輕重於其間也。竊惟大小臣工有六年之考察，三載之黜陟，而又有科道之糾劾，有撫按二司之摧擊，一千吏議終身不齒，不三數年而沙汰去者數千人矣。是皆內臣所無，而內臣犯法事無

大小法皆具奏。故陛下祇見參論之多。而不知爲執法之平也。惟陛下下法司公訊。以昭平明之治。上不聽。案宦豎私人獄。且具內降。送鎮撫司。俊奏言。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大小罪犯。無不畢由錦衣衛。謂之親軍。所以偵伺機密。察奸細。鎮撫司則鞫訊大盜妖言者也。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獄具。申鞫刑之禁。並送法司。列聖恪遵。無易。自劉瑾。錢甯。以所忌惡。付鎮撫。文致成獄。此法之所以壞也。今宋鈺所告太監文事。不待法司問結。而輒送鎮撫。非祖宗之舊。疏上。獄竟付鎮撫。俊復言。此途一開。恐後有重大獄情。皆將扳求內降。以圖幸免。將亂階始此。上怒。詰責俊。以不得其職。乞致仕。疏入。上乃允。俊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用兵以殺降爲大戒。以撫綏爲上策。性簡儉。居官猶廉約。不取隸金。不發公廩。蕭然若寒素。深厭末俗侈汰。以身爲表率。一時同德諸老臣。每推先焉。及遘疾。遺表薦尙書羅欽順。王守仁。祭酒魯鐸。修撰呂柟。宜留輔德。襄大政云。

鄒智。字汝懋。合州人。少穎敏過人。年十二。能文章。經史一目卽不忘。家貧。嘗讀書龍泉庵。埽樹葉焚照。至徹夜不寐。如是三年。文思警拔。千言立就。成化丙午。舉鄉試第一。明年。上春官。道謁三原王恕。以進君子。退小人爲言。恕笑而不答。成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星變。應詔陳言。極論陰陽之理。言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所謂小人也。南京兵部尙書致仕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學。兵部尙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直隸巡撫右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乞盡斥小人而進用君子。又言。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

不退。大抵宦官陰主之。疏入不報。由是知名。頗爲儉邪。所嫉惡。與御史壽州湯鼎友善。孝宗卽位。每勸鼎視班時。復先朝而奏之事。鼎不聽。未幾。王恕起至京。智先見曰。公必未就位。請見上。陳時政之不便者。恐一就立難言矣。恕亦不答。弘治三年。湯鼎劾安。吉直安直去。吉獨留。恨鼎甚。時御史魏璋附吉。吉啖璋能去。卽陞僉都御史。璋卽草疏私署陳景隆等名。劾鼎與壽州知州劉槩。妄言朝政。嫉智者。因入智。下詔獄。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猶賦詩不輟。獄官苦訊。智操筆供云。智與今湯鼎等往來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沈。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恨智。坐智及鼎。槩妖言惑衆罪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大學士徐溥亦力言。吾輩不可使朝廷有殺諫臣名。始獲免。謫廣東石城所吏目。鼎槩亦謫戍。智旣謫。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卻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遠近仰焉。人爭師事之。時總督都御史秦紘檄董修。齎政書。得居廣城。與陳獻章遊。四年。暴疾卒。年二十六。囊無百文。順德令胡廷舉爲治喪。適左布政使劉大夏至邑。廷舉不暇出迎。大夏廉知其故。反加禮待。且資恤還其家。廷舉由是知名。贊曰。瑱耳可虞。血忱徒瀝。讒佞蔽明。千古嘆息。球乃裂膚。正乃屢躓。瑄乃覆蘆。智乃困斃。俊獨完身。直終不易。攬冊興思。誠爲臣則。仗馬寒蟬。胡不投裔。

史官曰。球之言行。必無己巳八月之事。正與瑄之言行。必無辛巳七月之事。俊之言行。必無邪道釀縉紳之禍。智之言行。必無政府喪廉恥之風。忠憤所激。遇事當言。見死不避。可謂志貫金石矣。視彼受頤指爲

權貴鷹犬博一笑語者真天淵哉。

韓文、何遵、黃鞏

附陸震及諫死諸臣又張英附

舒芬傳

韓文、字貫道、洪洞人。母妊夢紫衣人言。與爾文潞公。因名文。成化二年進士。授給事中。劾都御史王越。薦故吏兵尙書李秉、王竑。語頗涉兩宮。越又附汪直。以故逮。文華殿拷訊幾死。出爲湖廣參議。累官都御史。侍郎南兵部尙書。孝宗知文名。召爲戶部尙書。時時召見。一日。顧文長嘆。文頓首謝不職。上曰。朕欲理鹽法。苦人撓阻。今邊儲日急。奈何。文又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開中引鹽。二。興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市鹽。七。轉運乏人。上盡行其言。武宗卽位。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上犬馬鷹兔舞唱角觝。廢萬幾。文每朝退輒泣。員外郎李夢陽說文曰。公大臣義共休戚。徒泣何益。比言官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中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文乃具疏以進。曰。臣等侍罪股肱。值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日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邱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媠。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甯。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唯知蠱惑君上。以便己行私。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一身。今大

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齏粉菹醢。何補於事。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累聖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初閣中持言。官章不肯下。閣瑾等窘甚。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明日。忽召諸大臣入。大學士劉健語王鑿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是日瑾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因閣議堅持。猶不肯下。瑾等無奈何。乘夜繞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微上恩。奴儕且磔餓狗。上色動。瑾等益復伏地痛哭不止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唯上所欲爲。誰敢言者。於是上立詔瑾入司禮監。而斥劉健。謝遷去國。自是瑾益專弄權。矯詔奪文官。二子士聰、士奇皆削籍。又矯詔逮文詔獄。欲殺之。會有投匿名書者。事不果。坐贖米先後三千石。破文家。瑾誅。復官致仕。世宗卽位。廷臣交薦。加太子太保。賜誥存問曰。起文彥博於九裘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於百代之後。家慶彌長。卒贈太傅。諡議稱文愚同甯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於學。諡忠定。何遵字孟循。南京欽天監人。少爲諸生。一日師策問范滂母事。感之。歸告母曰。兒設爲滂。大人能慨然爲滂母乎。母笑而許之。正德癸酉。舉鄉試。甲戌。第進士。吏部尙書陸完器重之。未幾。當試臺諫。獨引疾弗出。

曰。吾不資人以進。丙子拜工部營繕主事。明年。榷木荆南。故事。多昵奸胥。歲增羨以自潤。商人苦榷過於虓虎。遵更置一切。而壹以廉率之。無何。出羨千金。左右勸以獻績。怒斥之曰。來者將何繼耶。乃令下商。自百金下減算三之一。風水敗貨者勿算。以羨足常數。但令相等。入算者手實其數幾何。自識之。藏於郡帑。其或越貨敗令。與以謁至者。盡沒入之。威惠並舉。至今守爲榷令。比歸。行李蕭然。其時劉瑾。江彬相繼用事。導上游幸。禱祠名山。將入江南。而宸濠方謀以侍子入朝。恃彬爲內應。比南巡。詔下。彬幸得便窺伺。懼中阻。乃爲危言。撼衆。衆亦相視搖手。戒莫敢出語。甚則以諛言媚彬。彬氣益盛。兵部郎中黃鞏。翰林修撰舒芬。首以疏入。諸曹稍稍踵之。上大怒。彬復揚言鞏等旦夕且死。冀以協衆。遵疏力言淫祀無補。敗亂且曰。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萌。蓋指濠也。彬畏事泄。匿不以聞。遵慮衆爲彬所脇。又鞏罪叵測。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巡幸。勿爲左右姦邪蠱惑。鞏等無罪。願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旣欲杜衆口。聞是言。愈自懼。乃矯詔下。遵等於獄。復嗾其黨劾言者。懷奸訕上。無人臣禮。武宗益大怒。榜示朝堂。無得効尤。遵等獄上。被旨荷校。暴午門外五日。杖五十。罷遣。彬自請視杖。杖者故視賄爲輕重。至是密奉彬意。而賄又不至。杖視他人爲甚。遵體故羸。又憤所言不達。越三日。卒邸舍。獨僮奴何安一人。當草疏時。詞覺之前。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耶。遵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爲謝萬死。兒子令勿廢學足矣。草章已。書託鄉人太僕卿周金。編修陳沂。後事。語不少亂。當遵被杖時。父鐸與家人墓祭。有烏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舍。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遵

其死夫已而果然。嘉靖初，贈尙寶寺卿。廕子世守爲國子生。祀鄉賢於應天府學。禮部又請得建專祠。題曰直方。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授德安推官。陞刑部主事，掌十五司讞牘。改兵部，歷遷郎中。內艱，服除，會武宗北巡，人心危疑，或沮鞏行。鞏題書屋曰石田茅屋，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衆不能沮。竟北上補武選。正德十四年春，上將南巡，時甯庶人久蓄逆謀，蕭敬、朱甯、張銳走司禮錦衣東廠，與庶人交通。江彬握勁兵在上左右，公卿交疏不聽。兵部司屬倡諸司上疏諫。鞏曰：上巡遊本起彬誘惑，彬方席寵擅兵，無敢斥言彬。吾不可舍彬爲支語，恐上不悟。獨疏六事，其略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甯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六事於今爲最急者陳之。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唯聖人爲能慎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反者，論思勸講之臣，於是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遠佞人，招延故老，延訪忠良，以陶德性。二曰：通言路。夫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卽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伏望廣開言路，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曰：正名號。孔

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以至民無所措手足。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怪事。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望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爲陛下懼焉。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罔游於佚。罔淫於樂。周公告成王。毋淫於觀。於佚。於游。於田。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旣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敢怒而不敢言。卽今江淮間。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況又重以戚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流亡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忍使陛下馳遠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翻然悔悟。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旣往之謬舉。收旣失之人心。如是則尙可爲也。五曰。去小人。常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謹按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則江彬

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很傲誕，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內。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綱，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動，況無本其何以安。恭唯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終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始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卽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於宮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留意。車駕員外郎陸震見之，卽碎已疏草，曰：願同署名進疏。入，二人自分必死。彬見疏，果大恨，必欲殺鞏。震縛下詔獄，紺校於廷，五日三訊，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鞏體最羸，衆咸痛其必死，乃死得甦。震竟死。當是時，海內盛傳鞏疏，及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鄰家，恬不屑意。世宗改元，召爲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無子。贈大理寺少卿。鞏嘗曰：人生仕致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此易彼，何邪？鞏沈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自成一家。陸震，字汝亭，蘭谿人。正德三年進士，爲江西泰和知縣，有善政。去之日，民立祠祀。爲武庫主事，孝貞皇后喪，武宗自

宜府奔歸。又復欲出。震抗疏諫。上大怒。罪且不測。幸諸大臣力救得免。陸車駕員外郎。杖於廷。死矣。復甦。書與諸子曰。吾筆亂。神不亂也。竟以瘡故卒。卒後三年。贈太常少卿。子體仁。廕國子生。爲通政知事。是時諫而杖死者。後贈主事劉校。尙寶卿。主事林公輔。行人司副余廷瓚。太常寺丞。刑部昭磨劉珏。兵部主事。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監察御史。各廕子姪一人。入國子監。嘉靖初。禮部主事。件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凌人。超權擇便。交遊貴俠。飲宴園亭。凡朝廷大闕失。羣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聖皇御極。褻恤忠諍。此輩更何面目復立清明之朝耶。章下。吏部爲寢。張英者。京衛指揮使。聞武宗南巡。挾一刀。囊土數升。持諫疏。常蹕道。跪哭諫。不允。卽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曰。恐汚帝廷。灑土掩血耳。殞命獄中。無子。嘉靖初。憐其忠。贈都指揮官。英弟雄都指揮。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生而穎異。六歲時。授孝經。論語諸書。輒了大義。年十二。郡守祝瀚修封血至。獻馴鴈賦。大奇之。薦補博士弟子。督學蔡清試。輒首。語人曰。此天下士也。中正德丁卯鄉試。卒業南雍。誦讀嘗夜分不寐。勵志聖學。最喜濂溪。嘗稱之爲中興之聖。所著有太極通書釋義。又作易箋問。書論。詩稗說。春秋疑義。一時名士咸推讓焉。丁丑。進士十一人。廷對萬言立就。是科制題獨詳。上自義農。以及近代。凡經史所載爲治之事。悉以咨焉。芬敷陳道法。直言時弊。甚詳切。而卒澤於道德仁義。御批第一。授翰林修撰。時

武宗巡幸不時。芬憂之。戊寅春二月。孝貞皇后崩。踰月即欲往親山陵。又革一應擺路軍馬。芬度其且至。宣府。遂上隆聖孝疏。謂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禁禁在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又謂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既而又上車服疏。謂天子等威。莫大於車服。而下同於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也。時虞有意外之變。故每疏之中。三致意焉。會江西大水。乞恩終養。辭極悽愴。疏五上。不允。己卯。上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復溯江浮漢。登太獄。且遍中土繁麗。先是甯庶人宸濠久蓄異謀。結陸完。錢甯輩爲內應。士大夫多懷疑貳。以故一聞駕出。人情洶懼。皆謂天下事大債矣。芬乃慷慨曰。車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十五日早。疏先入。乞留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親王倡吳淠之計。大臣懷馮道之心。陸完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棋。以革除年間事爲故事。復痛刺閣中。謂一切危安之迹。不苦言以救。而聽主上之自懷。時完以智術幸高位。利於主上。遠出則已。得以自恣。以濠之謀。倖遂。則已。又有非望之福。故造爲惡語。沮抑諫者。謂主上聞直諫。使舉刀爲刎狀。且曰。今撒賴矣。初以此沮之。芬不聽。復以此沮諸欲諫者。芬乃邀考功郎夏良勝。儀制郎萬潮。太常卿陳九川。至寓舍。酌之酒。贊之曰。匹夫不可奪志。是夕。復連疏入。時號江西四君子。明日。吏部張衍瑞等。兵部黃鞏。陸震等。刑部陸俸等。疏俱入。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疏俱入。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鑿。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上震怒。命舒芬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日朝入。酉退者五日。芬嚴整無異平時。二十五日戊午。

命皆褫衣杖三十。芬以疏首杖特甚。神色不喪。是日水溢內海。子四五尺。至不了橋。折鐵柱七。若斬杖幾斃。移臥翰林院中。掌院者懼禍。至。標出之。芬屹不爲動。曰。吾官此。當死此。謫福建市舶副提舉。昔羅倫以劾大臣遭喪。起復。亦謫此。後閩人欽其道德風節。立祠並祀之。芬裹病就道。既至。布德宣威。遠夷心服。暇則講學不倦。生徒日衆。庚辰。外艱歸。世宗卽位。肆赦諸竄謫者。服闋。復官翰林。道濟謁先師。與聖公講士相見禮。聖公固讓。因撰謁闕里記。畫闕里圖。夫子宫牆圖。釋菜禮儀。及士相見禮儀。題曰東觀錄。甲申春二月。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上疏謂皇太后奉陛下宗社大計。而陛下承繼大統。觀夫成王周公儀禮經文。與我太祖制服之意。則是陛下於皇太后。雖欲疏之。有不能者。是宜率天下懽心。以事其親。而不可使皇太后之淒涼也。嗣屢乞致仕。不允。時世宗欲尊興獻王爲皇帝。爲皇考。命下羣臣議。芬執議。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疏凡三上。固爭不得。與朝紳慟哭於廟。上震怒。杖如前。幾死。奪俸。明年乙酉。內艱歸。乃作周禮五官序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剔僞一卷。既校定正經六卷。題曰周禮定本。嘗謂周禮者。至誠盡性之書也。未幾卒。芬貫串經史百家。於天文尤精。觀望星氣。有占必應。又言鍾律度量。所以治厯明時。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厯。將舉禮樂。必也周公。觀大司樂。則律厯備矣。識者韙之。嘗語人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怠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與學僞。吾儕格君。其豫在此。謂太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滿先儒本於易之說。謂濂溪得斯道之正脈。而直責程正叔之外師。至於周禮一書。嘗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乏表章之功。謂周禮與儀禮戴記。猶蜀之於吳。魏也。賈氏以

儀禮爲本。周禮爲末。謬妄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惑也。獨立敢言。不撓不懼。端居終日。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言動必準諸禮。奏論必要諸大道。通籍十年。義氣激烈。每以聖賢自期。嘗悼異學之謬。曰。空言無補。不若修其本以勝之。因著論說甚詳。至於權倖奄宦有求通者。拒之如釋。老居閩。未幾憂歸。琉球人莫不哀號追送。自京扶母喪入江。忽雲垂波立。乃爲文籲祭。風濤頓息。與朋友相劇切。無幾微矯飾。尤善成就後學。嘗語之曰。士當爵祿不入於心。溝壑不忘於念。卒之夕。大風雷電伐木。鳥巢覆屋瓦飛。其關係有如此。臨終沐浴。與衆揖別。長子泣問家事。不答。跪請所欲。乃瞪目謂曰。六經大明於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余生平精力盡在此書。第未及進御爲歎。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世宗有精醇端介文魁天下。賢名大振。及陳仁義格君心之寢。世稱爲忠孝狀元云。

贊曰。璫佞煽焰。炙手可熱。禍烈冠裳。人多結舌。鳳鳴朝陽。鷓鴣驚翻。或死或竄。愚不可及。何以方之。歲寒松柏。

史官曰。武宗之不亡失也。顧不幸哉。傾聽姦回。溺情狗馬。星旂曳於遠塞。桂楫鼓於洪波。閭左驛騷。賢哲灰氣。直無解昏德矣。韓文力闢狂且。足稱破寐。鴻章丹炳。而李夢陽之力爲多。至於萬乘南遊。何遵黃鞏等奮螳臂。當龍御。有古斷紉之風。舒芬爭近幸於前。持大禮於後。忠孝天植。作世斗山。嗟嗟。有臣如此。不能爲止輦之受。而爲斷梗之棄。坐使臣則名成良顯。君則冒貢非幾。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不能不致恨於瑾等也。

孫燧許達傳

孫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正德六年。超遷福建右參政。再遷河南右布政使。劉瑾亂政。甯庶人宸濠已蓄逆謀。瑾誅。又結錢甯。大爲恣口。朝議選才節大臣。摧其機牙。陞燧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燧聞命。歎曰。投艱於我。死生以之。攜二家僮往。南昌洶洶。謂濠旦暮得爲皇帝。諸省臣附黨。及羣賊依附者。相助爲聲勢。燧探體濠奸黨言。動輒告濠。先是濠中傷胡世甯。下詔獄。得燧力爲湔雪。不死。至是。雖逆謀有迹。顧宗室不敢先事。訟言。但託禦他寇。曲爲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安義鄉者。盜賊淵藪。近割地開爲縣。饒撫二府罷兵備。燧曰。緩急曷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請敕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爲掎角。九江常湖衝最爲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甯州。武甯。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廣信。橫峰。青山諸窰。地險人悍。設官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濠一旦起劫兵器。假以討賊。盡出會城兵器外府。濠逆謀急。乃屢密疏言。濠必反。又盡爲濠伏途諸奸所得。卽達京。亦爲諸權倖盜致。濠所索金壁。燧不得已。乞休不允。積憂勞數日。髭髮盡白。十三年。江西大水。濠所蓄賊。凌十一等出沒鄱陽湖。行劫。燧與按察副使許達議。調兵勦之。賊遁沙井。乃出不意。乘夜出江外。掩捕。遇大風雨。不克濟。賊竟走匿濠林墓中。不可踪迹。會言官發濠反狀。朝廷遣大臣卽訊。濠懼。十四年六月丙午。伏賊府中。俟諸守臣入。大言曰。太后密旨召我監國。燧毅然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祚暗移。汝獨不知也。益憤。應曰。安得妄言。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燧益怒。張目直視。厲聲罵。遂縛燧。許達奮起爭。孫巡撫朝廷大臣。爾安得辱

悔無禮。又縛許。許且罵。賊鏗折燧左臂。併遠殺之。濠竟用諸賊爲牙爪。僞稱將軍。濠遣婁伯招誘賊黨。至進賢。知縣劉源清斬伯。乘城拒守。濠又遣人招竄賊黨。則有官司在。不得發。又大索兵器。城中不得。賊不得兵器。皆持梃。比至安慶。王守仁等起義兵。擒濠。湖中諸逋賊。至安義縣。有守吏不能走。故盡獲。湖廣浙江以饒撫。故不被賊禍。燧死節。久之。阻於奸倖。未得寢贈。嘉靖改元。贈禮部尙書。諡忠烈。立祠祀江西。敍其子堪。錦衣正千戶。歷官都督。次陞進士。第二人。歷官南京禮部尙書。

許遠。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長身巨口。猿臂燕頤。沈靜有謀略。初爲樂陵知縣。流賊猖獗。他縣閉門自守。或遣賊芻粟。飲食弓馬。或棄城走。遠獨募死士千人。持大梃。隨賊向往。突擊。人馬俱斃。賊不敢近。以功進山東僉事。分巡遼海東甯道。禮神愛民。下士詳獄。邊鎮懷輯。遷江西副使。時宸濠蓄逆。內外搆結。莫敢誰何。遠每繫其黨。引法批繩。翦其羽翼。又密勸巡撫孫燧先發。後聞。燧以爲不可。使賊反有名。然亦重寄之。凡規防機。宜悉與議。宸濠反。遠不屈。語在燧傳。濠並縛遠。遠罵曰。賊汝反。萬段磔汝。汝悔無及。宸濠令縛燧。遠出。遠顧燧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益罵賊不絕口。至惠民門。挺立。賊刀斫其頸。屹不動。賊衆共摧抑。令跪。竟不得一跪。遂死。遠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副使二人。卽爲位。易服哭。人怪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也。吾兒素直烈。必不屈。旣而果然。嘉靖改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尙書。諡忠節。立祠祀官。其子瑒。錦衣正千戶。進指揮同知。

贊曰。張許嬰壘。鯁骨喉牙。莫肆脛潰。勳節並嘉。有時孫許。能折藩角。烈烈方張。魄陰以奪。何待石礮。乃爲

醜獲。

史官曰。范氏云。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初幾者。以理隱難窮。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常甯庶未反時。燧達日夜爲防奸遏亂。自分必死。卽死。所畫城戍。調兵食。出器械。足以困滅賊。燧達死。忠憤貫天。日。士民爭奮。義兵雲合。此王守仁之所以成功也。守仁生而名成。燧達死而功隱。隱顯之際。可不悲哉。

明書卷一百八

列傳二

忠節傳八

張原、陸燾、楊爵、馮恩

附子
行可傳

張原字士元。別號玉坡。三原人。師事故戶尙書王承裕。講理學。與馬谿田爲友。言動一於古人。弘治乙卯。舉於鄉。正德甲戌。成進士。授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卽上書言十二事。曰。正守令。擇將帥。理刑獄。汰冗食。省征斂。慎工作。恤士卒。明賞罰。禮大臣。開言路。崇天道。進德業。忤旨。降貴州新添驛驛丞。至貴州。學者聞其名。莫不裹糧負笈而從。經所指授。輒充然有得。居夷八年。困心衡慮。用是造詣益精。閱歷益熟。夷方士風爲之一變。世宗卽位。復召兵科給事中。原感激益以諫諍爲己任。言皆剴切。凡論國家大計。及進賢退不肖。詞嚴色正。凜然風生。上亦多嘉納之。三年七月。以諫大禮被逮。杖死闕下。先是原有停司禮監請乞一疏。羣閣銜之。以故廷杖獨重。竟死。年五十一。時禁方嚴。弔客無敢至者。獨都給事安磐與原同杖。幸不死。爲之經紀後事。因哭以詩曰。七載夷方謫。三年諫議班。家聲續臺史。封事動天顏。弔客何人至。秦川有櫬還。不才同逐放。後死淚潺湲。穆宗初。詔恤諸言事者。贈太常少卿。錄其子爲國子生。

陸燾字子餘一字浚明長洲人爲人疏眉目美髭長尺骨稜起聰慧目數行下嘗讀書貞山後學者稱曰貞山先生長洲陸燾盛傾邑族人完嘗領太宰大司馬重於天下燾守諸生絕不附依及完敗而獨燾矚然乃自以經術藝文爲王鏊所知曰是子也成將掩我舉應天鄉試明年成進士皆以春秋冠其經比對策大學士石瑄奇之拔第一有忌之者匿其策他所俟半而出之瑄大恨曰吾爲人所賣燾聞之不肯名石公客選改翰林院庶吉士凡七試皆第一究心經世之學以其餘爲古文辭每片言人以爲鏊復生應授官大學士楊一清復取第一時張璠桂萼以議禮驟貴幸爲密疏以諸庶吉士皆故輔宏私人上惑之俾出就選人格因得工料給事中拜命三日卽上疏言京邊諸要務因及人才學術國家理亂大策楊一清讀而嘆曰嚮以文士待陸生幾失之彼家敬輿何遜乎彼上時政四事皆時所不易言者月中疏凡三上一清愈欲一當燾燾引避又不肯名楊公客尋巡青乃剔其羸馬疏請斥市之歲省芻粟數萬司廢中貴人不便之爲蜚語中之燾發其奸因列牧政十事皆報可諸閣氣奪主浙江省試所收多知名士時慶陽伯之奴張與他人鬪而其人不能勝輒殺其母將以誣張法司讞得之麗大辟其人迫行賂東廠而慶陽爲武宗外家閣窺上心內薄之卽疏誣張實毆其母死非其子殺欲以動上果下法司會讞而都御史熊浹等力持前獄上怒爲奪浹官餘鑄秩其差燾抗章謂浹不當奪官獄不當反廠閣不當徇其辭甚危上怒逮廷杖之仍奉職如故璠萼時並相挾上眷凡事凌一清萼尤鷙尋與璠角寵而孽燾奮曰決難者乘將潰此非時耶夜草疏千餘言力陳璠萼之橫以爲不蚤去必亂天下其攻桂尤切方屬草而鬼笑於庭

粲叱曰。非二氏家鬼耶。何自阻我。草且亟上之。上大感動。爲罷璫。璫而特鑄璫保傅。以示傾聽。粲然猶難。輔臣體置。粲獄會詹事霍韜。故與璫。璫議禮合。失黨而孤。且疑出一清意。遂抗章。涅一清。而爲二人鳴。不平。上卽日召璫入輔。還璫所鑄保傅。粲擬杖。謫貴州都勻驛丞。而一清遂去國。都勻在深山中。粲裹創以單車往。不攜家。至惟著書不輟。居歲餘。量移江西永新令。永新方苦劫而樂訟。以訟爲生。比至。首嚴保甲法。奸無所容。乃鉤得舍劫者主名凡數家。出不意撲禽之。而其最雄者彭震。徒黨數千。出沒鄰郡不可捕。粲稔郡獄有大俠。故嘗與震好。能知其處。召謂曰。若欲生乎。欲生爲我縛震來。因授以方略。使壯士數輩挾之往。遂縛震。又計縛舍劫之豪者。皆斃於獄。訟師積猾。悉捕執之。數辯冤獄。人驚以爲神明。粲乃曰。害去矣。可進之教。乃纂四禮儀式。雜他條約。講之學宮。而後布之。士民懽趨。他邑視以爲準。會當內遷。念母老而璫方在事。曰。我猶墮彼睚眦耶。拂衣歸。吏民以數萬計哭扳之。爲祠祀。歸杜門。多購異書。經史子集。以至方釋方技。黃衣稗官之書。亡不通曉。皆手校讐。尤精先朝典故。與客談。纒纒若貫珠。其披擿精義。指縱經略。尤出人意料。客亡不恍然自失也。爲文節奏經緯。斐然成章。爲詩匠心古調。不欲悅俗。絕不通京中貴人。問當其論。紕璫。璫時嘗嘗及嚴嵩。嵩貴用事。重於二人。其修隙又倍之。以故卒不出。霍韜頗自悔。嘗列薦之。又使人鄭重通殷勤。粲夷然不屑也。韜亦爽然。人兩賢之。事母孝。母老失明。所以娛悅者備至。家具聲伎。人或嘗之。粲笑而不答。及母卒。開閣散遣。後粲病革。歎曰。虛此五尺。不以馬革裹而朽之。牖下也。卒久之。穆宗卽位。詔錄故言事者。粲以嘗遷他官。格小迂。又二載。始贈太常少卿。所著有春秋鑄附注。

胡傳釋、煙霞山房文集、庚巳編、見聞隨筆、鈎元挾秘、禮記、史記注釋行於世。

楊爵、富平人、以進士歷官爲御史、廉直有聲、世宗中、疏請慰人心、以隆治道、言、臣惟人主一身、用人行政、萬化之本原也、是非得失、方在乎幾微、而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就、關焉甚可畏也、聖帝明王、深察乎此、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爲大於細、圖難於易、故能天人與交、而有以延祚於靈長、今天下大勢極矣、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說面諛、黨同伐異、士風民俗、於此大壞、臣早夜耿耿、至痛心流涕、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洪恩、下負所學也、惟聖明垂聽焉、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爲安、以災爲利、以可憂爲太平、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積弊而蠱、所以爲不可救藥之病也、往年夏秋恆陽不雨、畿輔千里無禾、歷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卽止、民失所望、洶洶無聊、此正陛下撤樂減膳、率羣下祈祐之時也、而大學士夏言數人者、方以爲靈瑞而稱頌之、不幾於安危利災、以大可憂者爲樂耶、孔子告顏淵爲邦、在遠佞人、如言等所謂佞人非耶、大臣之職、當輔君當道、志仁、先天下以爲憂、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是所謂小人乘君子之器者也、夫翊國公郭勛、中外皆知其爲天下之惡、朝廷之蠹也、迹其舉動、亦豈能有逃於聖鑒哉、顧聖德優容、不忍卽罪、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爲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於微、遏之於漸、則朝廷優禮大臣、體貌未失、而武勳餘裔、亦得以善其終、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羣邪趨赴、善類退處、於天下國家之禍、必深矣、治道去其太甚、此其失人心而致危亂

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得，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以至於死亡。臣近巡南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一人。此南城一郭耳。其諸五城，尙未知有幾也。千里之遠，耳目之所不及，又不知其有幾也。此皆陛下之赤子，望豆蔬延須臾之生而不得。正陛下憂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累舉無止。工部屬官添設至數十員，又以一方士之故，差官萬里，建修雷壇，浚民膏血而不知卹。民惟邦本，本固邦甯。窮民之財，盡民之力，其無乃自蹙其根本也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修宮室，而至於亡。今北敵跳梁，內寇竊發，加以頻年災異，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君臣每每以勤敬之道，交相警戒。如堯兢兢如舜業業，如禹惜寸金，如文王日昃不暇食，武王以敬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熙泰，陛下卽位之初，勵精有爲，不遑甯處，嘗以敬一箴頒天下。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而服行之矣。數年以來，朝儀間闕，經筵輟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嘗得一覩聖容，未嘗得一聆天語。今庶官入覲，遠自萬里，孰不欲一望天顏，以慰快覩之心，而咫尺闕庭，不得一見，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玩蔽，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聖王之世，執左道以惑人者必誅，而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所道官不必備，惟其人者也。今舉名器之重，而畀諸迂怪之徒，異言異服，列於庭苑，金紫赤綬，延及方外，而名器之濫，極於此矣。陛下以天縱聖資，爲上天元后，遠宗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細旃廣廈，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

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甯。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而藉之爲聖躬之福耶。甚非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恐風聲所及。人趨異教。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禍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諫。虛懷納諫。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陛下能容。敢以直言。干冒天聰。言過激切。而不獲罪者。亦多有之。比年以來。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言出而身立死。近日左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爲罪而斥。故臣下懷危慮禍。無復有犯顏直諫。爲匡救逆耳之言。夫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商令主也。傅說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勛之。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者也。臣恐自今而後。雖懷忠義之心。非灰心仕進。甘退邱園。亦必深自晦藏。爲保身之計。孰敢發口論天下之事。以取死亡哉。忠盡杜口。則諂諛交進。上德不達。下情不通。堂陛之近。遠於萬里。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禍亂者五也。伏願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戒敕夏言。務篤忠貞。以報國。於郭勛。預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罔之術。一主於慎獨。以養天德。達王道。則莊敬日強。而眉壽千億。虛明照物。而忠邪莫逃。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福。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端在此矣。疏入。上大怒。下詔獄。械繫者數年。雖處夏抑中。端疑正直。獄卒咸敬信之。久之得釋。會尙書熊浹有所陳論。上大恚。曰。我固知釋爵。諸妄言歸過者。立至矣。命卽與給事中怡。郎中魁俱就逮。爵時抵家。方十日。忽錦衣校至。曰。若復來乎。校素敬爵。慰之曰。吾欲有

他往。特一省公。爵笑曰。吾知之。與校同飯。飯糲食。校不能堪。爵嚼茹自若。食已曰。行乎。校曰。宜一入爲別。爵立屏前曰。朝廷有旨見逮。吾行矣。卽攬袂行。復再踰年乃出。歸老田里。終身不言仕進。

馮恩字子仁。吳人。嘉靖癸未進士。爲行人。出勞兩廣總督王守仁。遂從守仁學。守仁嘗語人曰。任重道遠。其在馮生哉。選授南道御史。故事。御史有所執訊。甫具。移刑曹郎俾爲獄。不復相關。恩必從曹錄獄牒聞。諸曹郎噪其尙書。謂御史屬吏我。尙書以語恩。恩曰。御史非欲屬吏公諸曹也。欲因以知事首尾。衡可否耳。尙書屈道著爲甲令。尋疏論留守魏國公不當越江役諸衛卒。魏公懼不敢役。已巡上江。故事。邏卒獲盜多寡爲殿最。恩歎曰。是必有孽盜。以免殿者。下令卒畫地而程之。以不被盜爲上功。獲多而核者次之。民自是不虞盜誣。時汪鉉爲南掌院。指揮張紳最幸。挾而殺人。恩立訊寘之法。鉉時以上寵故勢張甚。請大計時南諫臺毋得先論摘。候畢事始論摘其尤者。部院更衷之。恩謂南諫臺論摘在先。北在後。皆所以詳核官邪。司察漏網。今乃欲自收寄而奪耳目之任。不可。上疏力爭。得如故事。鉉懷險。能伺上旨。沮折其屬。又阿諛時相。數更職守以自固。恩復極論之。時上方喜任張孚敬等。議建南北郊。又欲令皇后出蠶北郊。而摘其不合者。著論以邪徒闢之。中外惴惴莫敢抗。恩獨上疏。以爲陛下必不忍以敢言之士爲邪徒。此殆左右奸佞欲售其說者。陰詆之耳。今天下士風日敝。以緘默爲老成。以順臾爲平易。以持立爲矯激。有所建白。咸指爲沽名。言及左右。輒置之遠譴。不惟父母妻子。怨其不能持祿保身。而朋友故舊。絕迹往來。以避權臣之怨。陛下尙猶以邪徒目之。則惟有甘心作仗馬而已。古者天子躬耕藉田。以供粢盛。后親

桑蠶室以資黼黻文章。未聞出郊而蠶也。今士庶之家。少習禮教者。必以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爲美俗。朝廷爲四方取則焉。可舍九重而遠出郊宿外。是禮行後世有特書者。曰。后親蠶於郊。譏外也。視陛下爲何如主。至於南北郊。高皇帝未定制也。分十年而合。合百餘年而列聖繼之。未有改也。今陛下一旦改之。行夏之時。而顧復周之祭。先天後天。則尊卑之義不明。分天分地。則神明之志不通。夫百年而成。一旦而毀。中人家守先業者。尙知其不可。而況陛下爲天地子。爲宗廟社稷主哉。陛下服歷大位。九年於今矣。以爲治耶。亂耶。安耶。危耶。太倉水衡。供億不足。那貨盡至矣。三輔近畿。關陝河洛。赤地千里。人且相食矣。兩淮旱蝗。草莖木葉。亡子遺矣。江省大水。歲課不登。爭流竄矣。閩海叛卒。至殺兩長官矣。地震星孛。產妖作異。草木變怪。禽獸爲孽。置郵不絕書。靈臺不絕奏。陛下了不知卹。而沾沾焉以爲治安。今日頒手詔。明日降敕諭。紛更變亂。欲以追前王。軼後世。臣故知其不可也。乞速停二議。宏開言路。以堯舜之用元凱爲勉。以唐宋之徇林甫。安石爲戒。僅報聞。當恩自以爲必得逮。而上寬之。益感奮思報。會彗星見。遂極論汪鉉爲腹心。彗并及時相臣。遂做范希文百官圖例。悉品諸大臣。以某賢當簡用。某不肖當斥。其詞旨峭厲。上大怒。馳逮下詔獄。苛究所主名。榜掠慘酷。執語不移。尋移刑部獄。得從輕比。上奪尙書王時中職。侍郎聞淵俸郎以下皆遠謫。乃比附上言。大臣德政律論斬。時鉉以北掌院遷太宰。王廷相代之。上言恩律不合。不聽。尋常論報。例會審闕門。鉉宜執筆。故令校卒持恩轉膝面之。恩起立不跪。鉉怒。謂汝上書欲死我。既下獄。復欲爲厲鬼以死我。今我死汝矣。恩叱曰。若安能死我。若欲弄天子法耶。鉉益怒。謂囚何敢叱大臣。

恩曰。大臣而無君。人人得而誅之。何但叱。鉉撫謂爾獄囚。何得受人餉。恩笑曰。如若言。不過以義囊餽耳。不至如若以選人市。且實以數事。鉉怒甚。推案下欲毆之。廷相曰。馮御史何絮爲。祖宗不殺諫臣。百七十年矣。豈以爲快心。破祖宗法。謂鉉曰。有法在。以法論御史。則可以怒論御史。不可禮尙書。夏言亦曰。此豈宰公私家耶。乃止。鉉捉筆直署情真。恩挺身出。觀者嘖嘖稱歎。謂其膝鐵口亦鐵。膽骨皆鐵。因目爲四鐵御史。上頗聞其事。是冬。得不死。初審後。有遺以鳩者。曰。毋再辱。恩不受。曰。不聞王新甫語。我豈兒女子耶。御史陳言不當。伏毆刀都市。以伸明主法。何言辱。恩在獄。其子行可甫十三歲。卽伏闕上書白冤狀。括髮短後衣。躄躄長安街中。見一耍官舉過。卽攀跪泣請。其辭絕酸楚。不忍聞。皆掩耳促鼻者。疾過之。如是二年。年十五。會冬事迫。乃刺血書疏。大略言。臣父恩。幼而失怙。祖母吳含飴哺之。以長成。有今日。不幸私憂過計。欲爲陛下作一吠奸之犬。而頓忘逆鱗之戒。遽陷大辟。塗炭都市。竊念祖母吳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臣父今日死。祖母當以今日死。臣父明日死。祖母當以明日死。臣祖母復死。臣煢然一孤甯得不死。惟冀陛下哀憐之。縛臣置辟。而赦臣父。得以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戮臣。不傷臣心。臣被戮。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上有旨。下法司更審。刑尙書聶賢乃以前律不合。請報減死。戍雷州。時鉉亦以姦事露罷。至雷州。里父老紳。紛皆師事之。居六載。赦歸。雷人祠之。十賢堂。以配宋之遷客寇準。李光輩。時母吳年九十。恩亦六十。每盡色養。猶蒸蒸孺子慕。恩材大。蚤廢亡。所施居恆慷慨。謂猶可以爲德於鄉。乃拯計。然之。筴久之。橐大裕。爲贍其宗族親友之貧。不啻數十百指。或授之室。或資之學。或卹其死。

又爲贖人之子。及產賑饑。施藥餌。始恩急治生。人多疑之。旣伺其所爲。乃曰。馮公殆爲他人治生耳。穆宗卽位。旌諸言事者。恩已七十。銓曹欲用之。而難其老。乃疏進大理寺丞。禮部請特旌行。可爲孝子。表其廬。行可懇辭不許。於是父子忠孝事大著。年八十五卒。祀鄉賢。行可後官光祿署正。歷遷應天通判。剛正如其父。有事預中貴人。皆憚之。戒曰。此馮御史兒。勿犯也。致政歸。大約行宜皆不愧先。闕云。贊曰。疾惡如仇。執理如石。原死大禮。榮致鬼泣。爵本昌言。恩稱四鐵。禮義洞徹。發議正直。兼麗星雲。何須榮遇。

史官曰。世宗稱英明。自詡博雅。以彊毅爲用。恥見詘於讜議。而忽受蔽於姦欺。以尊親之過。夷管賢俊。原之死也。惜哉。璫。專以議禮貴。貴縱矣。櫻其縱鋒。必糜浥。榮之不死命也。爵正直可感獄卒。緹騎而獨格於。復主。然其言千古壯之。恩父子忠孝。足以風世。其有功名教大矣。孔子曰。吾未見剛者。若此者可以當之矣。

楊繼盛、沈鍊、海瑞傳

楊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洪武中。小興州數被寇。詔徙其民內地。繼盛始祖百源徙容城。家焉。七世生繼盛。幼有奇質。父富謂人曰。日者言吾門當驟大。豈是子乎。七歲。母曹卒。其父媵陳始日夷公於豎。使牧飯牛。牛肥。踰年。從牧所閒往里塾。覩里中兒誦讀。揖遜而心好之。歸謂兄繼昌。請得受里塾學。兄曰。若幼何學。乃艷然曰。夫幼任牧。午詎不任學。兄言於父。富奇而聽之。繼盛竟學。然不廢牧也。十餘歲。父卒。久

之。兄坐邑賦踐更。繼盛往代踐更。至十三始從師受經。十八補邑諸生。讀書僧舍。自勵刻苦。恆讀至夜分。燈且盡。瞑坐而思。屬文誼。會寒無下襦。透屋行。且溫誦日所臆。令脛以上微暖。得稍假寐。五鼓起。汲水。手凍屬於綆。呵之乃解。其明年春。諸僧病疫且甚。同舍生俱亡去。繼盛獨曰。吾去。僧誰爲治湯藥者。乃吾死僧矣。則爲之親爨事。問醫調藥餌。僧以次愈。而兄病疫亦作。報至。奔歸。日夜不解衣而侍。尋愈。時人異之。爲語曰。疫無鬼。以爲不信。視楊子。庚子舉鄉試。明年辛丑下第。入太學。繼昌以入太學。有負笈費。乃乘其出。予嬾以八石穀廢箸。及游太學。有聲。薦紳遞館穀之。稍稍具橐中裝。而婦治農有天幸。輒歲竟事歸。爲酒召其姻族。奉兄觴曰。始弟所以默而從廢箸者。懼不勝負笈費爲兄累。今幸有餘緡。足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字下爨。兄愧許。會復當計偕。有司以十三金爲路費。悉推兄。使輸邊。獲散官級。曰。吾道近可徒也。甲辰。復下第。再入太學。丁未。舉進士高第。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署郎事。與考功郎鄭曉友善。曉素負鑒以裁。一世士而獨愛重之。謂人曰。夫夫非吾所及也。剔宿弊。立章程。吏曹肅然。曹事簡。稍用力詞章。久而厭去之。是時關西韓邦奇爲兵部尙書。邦奇大儒。繼盛始從之而受樂。三月而得其數。乃謂邦奇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者也。有器而後有聲。夫器理所寄也。乃搆桐竹絲漆手製管和矣。已製琴。已瑟。若簫笙埙篪之類。諧而合奏之。若一。以復邦奇。邦奇大悅曰。技更進是乎。居。吾語汝。吾欲製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何如。繼盛退而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夢大舜坐堂上。投以金鐘。使擊之。謂曰。此黃鐘也。繼盛醒而汗。恍若悟者。起篝燈促複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管成。邦奇撫膺高蹈曰。得之矣。始吾輯

志樂成而九鶴飛舞於庭。其應乃在子耶。邦奇既歸老。語繼盛。樂不止以盡子。吾爲子悉吾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之書而授子。繼盛乃徧習焉。而會諸寮有講聖門之學者。又從講學。人或謂此曹子什伍賈聲譽。奈何中之。繼盛曰。道在人志耳。子不聞夫商邱中誘而投火以得寶者耶。庚戌秋。敵大舉躡京師而南。南中議發兵入援。嘯暗當往者。繼盛奮曰。主辱臣死。卽無一兵從我。丈夫獨身取單于耳。會敵退而止。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時威甯侯仇鸞以雲中騎勸王。驟得兵政。天子虛己聽之。而鸞驕且內畏敵。敵請於二邊互市。市馬。鸞主之。奉以中國幣帛。議遣使。繼盛乃上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大略謂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也。敵踐躡我之陵寢。虔劉我赤子。而先之和。忘天下之大仇。其不可者一。往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者二。以天朝堂堂而下。與犬羊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威重。其不可者三。天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敵。今謂國家厭兵無所用。隳豪傑效用之志。其不可者四。庚戌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美衣媮食而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者五。往者邊臣私通敵使。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句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通敵之門。其不可者六。伏羌之莽。在在有之。往者厭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懼而奉彼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者七。敵昨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無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尙有人乎。長口族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敵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鞏之邊。敵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卽入寇。入寇矣。而駕

誘他部。我既無所攝問之。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口族狡詐之計。其不可九。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之後。敵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爲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凡爲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修武備。夫敵至無虞也。至無知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釁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一資吾軍。則又非也。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敵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資以奉。彼益大矣。此三謬也。曰。彼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己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非爲公卿大夫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然而有爲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而外懼敵之重勢。內迫國家之深恩。則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懼敵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夫知而莫爲一言止之者。是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陛下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爲陛下勒燕然之巔。懸俺答之首於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奏。上壯之下。相嵩等八臣議。咸唯唯。仇鸞怙憤曰。豎子目不知口。宜其易之。乃密疏入。上意遂中變。下繼盛詔。獄就置訊。持論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典史。狄道在陝西之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而狄道令嚴重之。不敢煩以事。繼盛請曰。余典史也。不敢有他請。得從典史事。令賢其意而許之。繼盛務益共敬其職。冬月受

請讞。竟莫弗倦。臨洮民翕然稱其神明。卽監司以難獄猶豫者。輒問其云何。不以及令也。少暇。則進邑諸生。爲講說文義。大指諸生人人得意。恨見之晚。捐俸祿。益之束貲。買東山超然臺。剗棘立書院。以居諸生。祀伏羲而下至周孔。配以濂洛關閩諸賢。狄道之旁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梵典。繼盛召而約束焉。爲立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諸生日益衆。無所取食。乃集邑夷。搜飛灑者伏糧。得三十石。而鬻所乘馬及妻張服裝。買民間最重賦地二千畝。白於府。以伏糧予之。倣故井田意。剖授諸生父兄。使畝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費。又買城西廢圃。使茹蔬。而引洮河之水灌漑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勝讀矣。邑故有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繼盛挾衛指揮單騎往。召生番諭之。咸服。曰。楊公卽須吾穹廬。且舍。而況此煤山耶。邑遂不苦薪。時有稱巡按御史使下邑。責鬻褐者。乃持其人曰。御史無責褐也。責褐卽御史吾且得請之。其人大窘。郡守尉爲旁解。得脫去。自是無來責邑褐者矣。居狄道將三年。其吏民愛之。呼楊父。諸生稱爲關西夫子。是時口數敗。約入寇。仇鸞奸復露。罪至族。繼盛言大售。上念之。稍遷諸城令。之諸城月餘。卽遷南戶部主事。之南戶部三日。而遷刑部員外郎。道復調兵部武選。當是時。嚴嵩最用事。惡仇鸞刺骨。而善繼盛筮。以不得立貴之爲恨。然天下之惡嚴嵩甚於惡仇鸞。繼盛始遷刑部。卽欲移疾歸。旣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詫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妻張旁笑曰。公休矣。且歸耳。曰。何謂也。曰。夫一仇鸞而困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爲。休矣。且歸耳。繼盛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夜密草疏論嵩。抵任之十二日。爲癸丑元日。將上之。會上方怒諸給事。有所行遣。繼

盛已抵闕門矣。趨出。更十五日而齋。齋三日。乃上疏。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鸞威屬。問官鍛鍊。必欲置臣於死。陛下持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夫以孤直罪臣。天地隆恩。不死逆鸞之手。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強敵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常在剿絕強敵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嘗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罪。嵩之姦佞。又善爲撫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陛下之仁慈。又冀嵩之感恩而歸於正。故嵩猶得竊位。至今爲嵩者。乃日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幸於得陛下之留。而愈無忌憚。衆惡俱備。四端已絕。幸賴陛下誠敬格於皇天。天心仁愛。屢示災變以警。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而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叛也。夫人臣而背君。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陛下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敢起稿。

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禍顯立見。其至失事。又駕罪於人。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踰僭。嵩一以票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陛下用一人。嵩卽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又號於衆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卽謂之曰。我救之也。及陛下罰一人。嵩又號於衆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嵩竊陛下之喜。以市己之恩。假陛下之怒。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臣不意陛下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此竊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如此。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印行。爲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於彼。而後已也。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票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取題疏。方上。滿朝紛然已知。天語旣下。前講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鍊劾嵩疏。陛下發大學士李某票擬。某卽使所善問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令文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卽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矣。是嵩卽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

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乃爲壟斷之計。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爲總兵。御史黃如桂爲巡按。朋姦比黨。譁張爲幻。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級功。造冊繳兵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效忠嚴鵠皆世蕃豢養臭乳子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卽至軍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爲工部尙書。陳圭託疾得掌後府。黃如桂驟遷太僕寺少卿。是嵩旣竊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私黨。此俑旣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杖死遣戍。皆嵩有所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強敵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指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藉以陞廕。嵩父子於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故嵩嘗自歎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迹。蔽陛下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鸞之所以相反者。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句敵背逆者皆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前胡虜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墮歸。此一大機也。

而兵部尙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寇飽自退耳。故汝夔傳令不戰。及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也。吾爲密疏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給。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給國，而以死給汝夔也。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其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逼令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留用。夫應豐乃陛下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部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言官也。縱言不常，陛下旣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考察大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厲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撓於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爲心，惟日以賄嵩爲事。將官旣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旣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徧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常嵩殘虐之害哉？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爲輔臣，諂諛欺君，貪污率下，通賄慝勸者，貪如盜贖而亦薦用，奔競疏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節介者

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尙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尙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之聰明而若不知者。陛下待臣子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陛下之姦。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乎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嵩欲託之以伺察聖意。先用重賄結納於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報則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以悅陛下之心。陛下悅嵩之能盡合。而謂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卽爲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飾。是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警犬。其姦二也。嵩旣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世蕃將廠衛官籠絡。迫結姻親。夫旣與之親。又豈忍發露其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此。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陛下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其姦三也。廠衛已經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於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輒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旣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贖。或心有所愛憎。則授之論

刺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卽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旣如此。附嵩之效。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甯忍於負陛下。而不敢於忤權臣也。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託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是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願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沈。可圖報於他日。而願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凱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願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陛下。況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尙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深。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陛下者。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旣去。豪傑必出。賞罰旣明。軍威自振。胡虜畏陛下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上恚其戇。而嚴嵩方以他事得上意。構之。復下錦衣獄。詰以何自引二王。對曰。非二王。疇不懼嵩者。且王家事。渠甯不憂爲嵩敗耶。獄具。詔

杖至百有遺。以蝻蛇膽謂服之可以禦杖。繼盛笑曰：吾自有膽，何蝻蛇爲？卻之。第飲一卮酒，畢受杖。送司寇獄。公創甚，至夜半而蘇。獄吏內畏嵩，屏去藥食，乃碎羹盃，手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刑部擬以詐傳親王令旨律絞。中外駭且怪。以人臣阿私侮三尺，不宜至此。郎中史君佐稍持獄，謫之。擬重辟之侍郎王學益遷矣。繼盛以冬月行論，從容讀書不輟。且曰：丈夫會有死，死分耳。天得無稔嵩而後僂之耶？將奈國體何？是時海內傳錄奏疏，至紙爲貴。繼盛當出朝審，諸中貴人夾道指目，勞以酒肉，袖白金而遺之。至枳道，不得發，悉謝不受。或謂中貴人是不齟齬若曹者，曰：楊公天下義士，今得見之，幸也。卽齟齬固當，而又竊指所繫三木歎曰：奈何不以囊嚴嵩而囊楊公也？上意且惜之，欲免死，居二歲而獄有失律，逮冬月行盡。人藉藉謂且不免。司業王材謁嵩，請曰：公不憂萬世耶？嵩曰：吾行當爲救之。且卜之。材復前說曰：卜之鬼乎？人乎？夫人則奚卜也？而卿胡某？鄒懋曰：不可。公不聞養虎自遺患，言已。嵩領之。已更有蜚語聞上，竟以十月朔論死，乃爲詩二章。其一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天王自聖明，制作高千古。生前未報恩，留作忠魂補。慷慨曼聲長嘯以死。旣死之七年，而嵩姦狀大露。上采御史鄒應龍言，逐之歸。戍其子世蕃。又二年，而御史林潤白發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其家資巨萬萬。嵩削籍，寄食於人，餓而死。又三年，世宗崩，遺詔褒錄諸死諫者，名居首，贈太常少卿。錄子應尾，太學生，諡忠愍，立祠保定。額曰：旌忠。後人稱之曰：椒山先生。妻張婉孌，有志操。嘗上書請代死，不允。有許其婚而悔匿者，都御史主遴爲兵部郎。當繼盛下獄，慨然以女女其子。先是踵繼盛抗疏論嵩者，有給事中吳時來、主事張紳、董

傳策皆相繼竄謫焉。

沈鍊字純甫。越人也。生具異質。少慧挺。長從王守仁學。守仁一與語。卽奇之。曰。沈生千里才也。嘉靖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衛赤子爲急。用伉倨忤御史。調簡在平。以外艱歸。除補清豐。錦衣帥陸炳每仰其風。請得爲衛經歷。至則與鈞禮。不敢以分相加。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鍊間從世蕃飲。世蕃虐所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強灌之。鍊取觶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喜與尙寶丞張遜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鳴。高唱出師二表。已慷慨。曼聲長嘯。或泣數行下。於時。闕入塞。都門不啓。世宗御齋宮。憂之。會。獲壩上內官。爲嫚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卽解圍。不者歲一髡而郭。時禮尙書徐階要諸大臣以御朝。請下其書。會文武羣臣計孰便。國子司業趙貞吉曰。何所謂貢也。彼傳城而軍。我爲城下盟。竊以爲天子宜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醜言者。旌功臣。固當自退。而檢討毛起。囁嚅言。吾姑寬。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貞吉廷叱之。爭之堅。鍊復爲申。貞吉理不休。吏尙書夏邦謨怪問曰。若何小吏也。鍊目攝之曰。大吏噤弗言。故小吏言。胡怪也。古不云主辱臣死耶。邦謨意不自得。罷而階雜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上出視朝。有所誅進矣。是時鍊氣甚壯。欲力吞。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惰歸。必大勝。報聞罷。蓋是時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見事急。則若爲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迫誅。益入昧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賂價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是鍊泣語遜業曰。詩不云乎。歛歛

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卽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嚴嵩父子翼虎鼠社，誤國大計，請僇之以謝天下。邦謨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鍊昔喧嘩亡人臣禮。今復誣詆大臣，自爲名，廷杖六十，謫田塞外。先是貞吉亦坐他事謫斥，鍊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傍睨鍊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者耶？揖之入，徙家而家鍊。里長老問知鍊狀，咸喜，助薪粢，各遺其子孫來從學。鍊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競爭爲冒嵩以快鍊。鍊亦喜。里人至爲偶人三，象李林甫、秦檜及嚴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適侍郎楊順總督宣大，順故嵩客。前總督樊繼祖選，慊不敢拒敵，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或夜徼避兵人，僇之以爲功。鍊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繼祖恨甚，旣得代，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敵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僇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鍊復廉其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鍊遷人，非有言責。毋爲鍊怒曰：吾向者豈有言責耶？若視吾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卽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又嵩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策，捕諸白蓮教通夷者，竄鍊名籍中，以謀叛聞，而繼祖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僇公籍其家，遂子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卿寺用，順猶

快快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楛。取鍊二子。袞杖殺之。移檄越。逮鍊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論順。楛誤國大罪。上怒。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楛而襄得釋。久之。嵩敗。世蕃磔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爲襄理。還其諸生。穆宗卽位。詔褻言事者。鍊冤始白。贈光祿少卿。賜祭。錄少子袞太學。襄應貢。乃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順。楛殺人奸黨狀。會科臣羣劾。詔下順。楛司寇獄。論抵罪。當寇掠近郊時。都門閉。鍊急謂炳。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炳言於上。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鍊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以故人咸讀而憐之。海瑞字汝賢。瓊山人。以鄉舉爲南平學諭。初至。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云。孟子言爲貧而仕者非也。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無在非道。而尤莫如教職。蓋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其職亦何尊且難。乃稱爲貧哉。自世沿此說不察。故居此官者。多媸媸不舉其職。士習蠱而吏治媮。所從來矣。持論若此。尋進淳安令。淳巖邑也。地瘠而民嗇。所產茶竹杉柏外。無他物。且重巖複嶂。民易逃匿。山下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又當新安下流。諸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不可支。瑞慨然思拯之。至則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爲奉法字下意甚悉。竟日散去。人皆畏服。無何。度田定稅。不使窮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蔬芥。旦夕取自贍。胡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瑞無所饋。宗憲竟無讓。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異之也。豐城鄢懋卿由中臺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維揚三臺使醮燕之費。至千餘金。鄢將往徽齊雲。牒

所過郡縣供辦令甚峻。及溇安瑞乃爲書上懋卿。甚言邑小不足奉迎。至且見罪。願取他道往。且言太多不可爲。與小民不當虐者甚具。懋卿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曰。令言是也。藩臬郡守聞之股慄。曰。令何戇。幾累我輩矣。瑞時已遷嘉興通判。懋卿私人袁御史者。迎懋卿意。以他事摘瑞。從舊職論調興國。興國地故單薄。歲賦不入。民苦浮糧爲患。瑞述八事。上之撫臣。獨亟清丈以甦貧民。而均其賦。已陞戶部主事。時世宗尙玄修。朝政多曠。公慷慨言天下大計。謂興土木爲傷民。數推廣事例爲鬻爵。以師陶仲文爲非體。以仙桃藥丸爲怪妄。甚者以不見二王。不還大內。誹謗猜疑。僂辱臣下。爲薄於父子。夫婦君臣。其言皆敵以下所不能堪者。上震怒。投其章於地。已徐閱之。意若爲動者。留蹕月不下。會上意有所不可。乃下詔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而瑞直聲遂太著。尋世宗崩。穆宗立。奉遺詔出瑞於獄。還其官。尋改兵部主事。歷陞爲左通政。未幾。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時瑞威名籍甚。中外墨吏往往望風解印去。權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一顯者赭其門以居。聞公至。卽易赭而黝。中人監造者以八人肩輿行。見瑞亦減其半云。吳故有松江。匯震澤入海。瀕江田藉其灌溉。已爲潮齧。淤爲陸。瑞斥羨募工。乘輕舟躬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成。又吳俗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於其豪。以爲奸利。輸不必入。瑞獨卵翼窮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貴人無逾大學士徐階。按問其家無少貸。而弟侍郎陟武。斷殘民輒逮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名貪暴者。多竄迹遠郡以避。民乃獲甯。瑞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亟奪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爲井田之遺

意。故其令敝邑。撫三吳。皆以清丈爲急。而力行條編一法。令額外征徭。不至重困之。民得保守田業者。相率繪像尸祝。然瑞竟以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之。遂解官歸里。居十餘年。公卿臺省薦相踵。神宗立。聞瑞名。起南僉都御史。尋遷南吏部侍郎。瑞至。首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墨爲姦。決不可縱。而歸本君身。多責難語。奏入。上鑒其忠。欲召大用。有陰沮者。乃以爲南京右都御史。浹歲三遷。皆出特簡。海內端人。舉手相慶。以爲特達之知。而小人之不便者。顧目爲迂闊。詆之甚力。章以寢不下。乃屢疏乞歸。不允。歲丁亥。卒於官。卒之日。貧無可給棺槨。士大夫醵金以殮。士民哭之至罷市者數日。祭於塗。累數百里不絕。訃聞。上震悼。久之。贈太子少保。諡忠介。

贊曰。褫鸞刺嵩。名章炯炯。翼虎社鼠。尙方斬佞。中人主忌。岸狴何病。鸞鳳羽儀。終屠豺獍。

史官曰。明之人。田夫野老。街談說忠臣。直聲傾聽聞者。未嘗不口楊繼盛。沈鍊。海瑞。斯亦可徵品矣。繼盛有社稷功。天下知世宗怒而僂其身。而不知用其言。燭鸞嵩之奸。是繼盛之言終行矣。鍊爲國擊嵩。不勝而戍。然爲嵩擊鍊。則鍊死。鍊死神鞞鞞不死。而嵩蕃順。楛真死矣。瑞夙號鐵漢。所言切世宗膏盲。惜世宗之不悟以崩。瑞以直起。終以直抑。甚矣直之難也。繼盛精於樂理。鍊長於詩文。瑞優於治績。誰謂僅以言動天下後世哉。

列傳二

忠節傳九

吳中行、趙用賢傳

吳中行字復庵。趙用賢字汝師。常熟人。俱以隆慶五年進士選。改翰林庶吉士。神宗卽位。中行授編修。用賢授檢討。當萬曆丁丑十月朔。彗星見西南。麻笄尾芒亙天。狀若練。氣成白虹。輦轂洶洶。先四日。大學士張居正聞父訃。時內閣馮保挾冲主握重柄。居正固交卑事之。共擠元輔高拱去。壹意擅威福。專賄賂。以諸子爲馮之義勇。因冒制科鼎甲。而自居太師。刑名刻覈。其間耳目牛馬。藉氣力齟齬人者。率多卿寺省臺要職。奴游守禮橫倨甚。睢盱縉紳間。具以楚濱呼之。先是御史劉臺上疏發其奸。語切直。逮赴詔獄。謫戍去。且乙聞訃。昧爽時。特旨從中出留之。內豎將保之。命絡繹至。附耳躡踵。而居正時作擊曲狀。授意指於二輔臣。引奪情例以聞。神宗慰勉損貶殊至。居正初疏云。守制是常禮小節。且云。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又一二日。卽平章幾務於苦塊中。辭疏僅至再。忽自請留京守制。以次馳驛回籍營喪事。時中行爲編修。稱疾杜門。用賢爲檢討。與修撰沈懋學過學士王錫爵所。慷慨歎噓曰。波流瀾狂。砥之障之。豈

無其人乎。臺省諸諫官望頤承旨。聯名乞留。疏既上。而位九列者復四出囑其長爲倡以效之。士大夫咸垂口結舌。噤不敢出一語。翰林中行用賢皆觸目激衷。各有伏闕上書之思。而各不相聞。各草疏具。謂史臣無言責。姑俟有先發者。足以明大倫。伸正義。久之。用賢過中行所。抵掌談時事。詞意激昂。殊勃勃。因微洩王錫爵痛憤語。次述沈懋學貽書戶尙書李幼滋云。師相之歸。宜決臺省之留。宜寢李蓋爲居正周親所雅善者。幼滋答書以若所言。宋頭巾語。此宋之所以終不競也。今師相不奔喪。是聖賢之道。直接揖遜。征誅而得其傳者。本朝維新建可與言。羅生正不達此耳。次日。沈懋學私相語曰。臺省有疏。則臺省無言矣。翰林風化之原。繼文毅而起者。誰與。中行遂出袖中草示用賢。讀之。扼腕拊膺。茫茫然策馬歸。亦草疏。錫爵曰。三綱淪。九法斁。舉國若狂。世道陵彝。至此哉。索疏草讀曰。此所謂笑嘻之怒。甚於嫚罵者。君能置死生乎。不能則不可爲也。中行領之曰。齋心舉念時。業已辦此矣。錫爵爲之墮淚。奏上。居正聞之。大怒曰。豎子且須何旨。禮尙書馬自強讀之。拊掌擊節曰。本院生光。吾黨負愧。我與典禮之宗。不忍噤嚙。特以地位相逼爲嫌耳。明日。用賢奏亦上。二疏俱留中。諸內侍皆縮頸吐舌。居正怒益甚。招編修劉城入幕。語之曰。吳子者。我極愛之。且有厚望。望其爲伊周。何乃做一箇羅一峰。便了他一生。羅一峰有甚好處。繼之者趙子。二子將座主先生立名。可乎。語多悖戾。城承命。中行謂若好名。不宜以座主爲餌。中行應曰。不獨我好名。亦欲以好名成師相忠孝之節。正所以報座主。座主之名完。則門生之名不得成矣。師相豈以刑威殺。儻足以鉗攝人。人固有視死生如旦晝者。城返命。而怒不可解。自強錫爵率翰林數十人求解於居正。

居正拒不接。而錫爵獨徑造喪次曰。兩生狂妄。望宥之。居正云。疏留中。我不得預聞。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卽聖怒亦爲公怒。語未訖。江陵忽屈膝舉手作刎頸狀曰。你來殺我。你來殺我。錫爵大駭。遂趨出。中行用賢席藁待罪朝房。而中書秦柱改服挾醫周旋於左右。竟坐黨削籍。明日刑部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共上疏語尤激切。居正亦徬徨。遣飛騎走卒伺探諸曹中。消涉形影。亟囑其所私客慰諭以阻之。雨夜微傳。四人皆杖戍。中行用賢語其子弟曰。事屬綱常。言傳簡冊。吾得死所矣。是日都人集者千萬。願望見忠臣丰采。朝房陋不能容。至壞楹八。晴煦中陰雲陡結。天鼓大鳴。慘黯失光者移時。而校尉數十出。遂扭繫四人。四人辭色從容。笑而入。旁有內官私相詫曰。朝廷且不知也。各六十。血肉糜潰。畢曳出長安門。以板闢鼻之行。赴戶部。赴京兆。赴縣。馳頓自己至酉。而道路嗟吁。追隨擁塞不得行。晚昇中行用賢絕復甦。穆思孝加鐐鎖禁獄中。三日始僉解發戍。翰林講讀趙志皋等二十餘人俱有援捄之奏。格不入。而進士鄒元標則懷其疏俟於廷。見四人受杖。旁觀發憤。切齒頓足。俟杖畢。上疏亦廷杖如四人。都中羣歌云。科道羣狐搖尾。翰林雙鳳鳴陽。又云。居正身不正。用賢相不賢。思孝心何死。中行道始全。蓄艾能醫病。元標欲轉天。五賢一不肖。千載定須傳。而居正已襲冠裳於衰絰。登朝辦事。出朝房見客。未幾衣緋懸玉與吉典矣。南京六卿暨六科復羣奏乞留。尙書潘晟。太常呂藿。給事中傅作舟。御史王蔚。張一鯤。林應訓爲之倡。獨僉都御史張岳疏請居正奔喪以全大節。御史朱鴻謨疏乞宥狂愚諸臣。懋學分貽書當路及居正子。伸經權忠孝之辨。娓娓數千言。居正怒不止。中行用賢皆於路中剝去肉數十。大盈尺。深入者餘寸。竟空

一股云錫爵懋學皆棄職歸中行用賢家居六年居正敗皆以原官召用中行歷官學士致政歸隱居不仕用賢為南禮部侍郎改禮部侍郎轉吏部侍郎移疾歸中行為文章華藻有晉唐之風用賢為文博達詳贍尤長於奏疏各有文集而用賢著有三吳文獻制國朝典章因革錄大約二人出處絕相類云贊曰謹謹雅流雄擁百城文麗卿雲擊豺振聲前有一峰後有吳趙綱常所關弗沈厥抱木天煜燿陋彼坐嘯

史官曰傳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又曰移孝作忠忠與孝無二理無二心居正嫁忠以滅孝梟獍矣尙望其成夾輔之勳陳堯舜之道沖主何賴焉解之者曰居正功在社稷過在身家綱常倫紀之際聖道絕續爭於斯豈眇末耶予謂解者之罪通於天矣中行用賢以風化所本毅然軌之以正而居正作市井之態為毒螫之行曾不旋踵身死家破而二人者榮祿休暢提而較之其相去遠矣

楊漣附魏大中黃尊素李應昇總昌期左光斗傳

楊漣字文孺號大洪漢楊震之後流入安南宣德中從英公張輔歸附賜居應山遂為應山人曾祖鐸好任俠為人報讐祖萬春以好施予破家里人稱之父彥翹好儒尙氣誼生漣雄幹鬚鬚蔽胸孝友誠篤家貧喪父躬營葬勞瘁得疾幾殆夜聞鼓樂聲有神人降其室為處方病良已少落拓自喜里中呼為狂生與陳愚交每以豪傑相期許常雪夜兩人行歌徧邑中倚柱而嘯晝地而書狂呼痛哭人莫能測萬歷

癸卯舉於鄉三十四年丁未成進士授常熟知縣其爲治好古教化豪
法吏人捧手索氣丞尉嚴事如大府字養小弱問民所疾苦徒行阡陌
知謠俗及閭里姦利訟衰盜息邑以大治大計舉天下清官第一己未
不敢窺其門條奏天下大計多中要緊先是光宗居東宮久間於鄭妃
子希得召見每徬徨寢門外漣走告閣臣當直宿閣中日率百官問安
讀內監王安太子當力請入侍遲明而出日暮還宮以備非常光宗卽
后及久侍東宮選侍李氏爲皇貴妃傳旨旁午中外奸邪訶知上病不
專國命漣要諸大臣集左掖門面折貴妃兄子養性貴妃卽日移慈寧
昇侍疾無狀宜下司禮監王安窮究宣示中外罔俾賤臣誣汙起居發
長子及諸皇子扶牀繞膝導迎和氣收回封太后成命無輕發詔令
召漣入意且得罪上對羣臣從容言病狀而數目漣指皇長子曰科臣
與聞顧命馮几注視左右咸異之光宗崩選侍猶居乾清宮羣閣教選
大行在乾清宮羣臣哭臨畢卽擁皇長子升文華殿呼萬歲暫御慈慶
矣諸大臣躡之乃羣詣乾清宮闈人持挺拒漣大罵奴才格卻之將及
者至再漣復手格叱退之皇長子旣居慈慶選侍猶居乾清未暇移訛

斗疏中武氏何語。漣抗論於朝房。於殿廷者。日以十數。叱小豎於麟趾門者一。叱閣臣從哲及大
閣於朝者再。選侍乃移一號殿。熹宗進居乾清。後先爭辯。謂選侍不得母天子。天子不當託宮嬪。反覆痛
切。聞者口噤。移宮之日。奮髯叫呼。聲淚迸咽。選侍能於九廟前殺我則已。今日不移宮。死不出矣。聲徹御
座。殿陛皆驚。上聞語。近侍曰。鬚子官何慙也。當是時。三朝大故。變起旬月。舉朝不知所爲。漣乃外戒金吾。
簡緹騎。周廬做備。內戒中官乳母。禁宮人闌入。身露坐宮門外。五日夜不交睫。頭髮盡白。每有大議。大臣
左右顧視。問楊給事云何。莫敢專決也。移宮既竣。羣閣失其所馮依。造作蜚語。聳動朝士。奸異者進。安選
侍之揭。以撼之。乃上移宮始末疏。優詔嘆嘉。復謂漣交關司禮王安。脅取中旨。以恚之。又發憤再疏。移病
歸。忠賢用事。於是王安以釁死。明年。卽家起太常少卿。時賀客踵至。子弟皆色喜。客退。漣呼曰。兒曹何癡。
而。以。而。父。進。賢。冠。爲。作。牛。馬。耶。今。沖。聖。子。立。野。有。伏。羌。外。有。強。寇。內。有。逆。豎。疆。場。宮。府。皆。而。父。死。所。憂。且
不。暇。何。喜。之。有。聞。者。駭。之。瀕。行。語。友。陳。愚。等。曰。楊。漣。此。行。不。知。歸。路。是。何。如。也。入。都。尋。擢。左。僉。都。御。史。進
副。都。見。魏。中。賢。客。氏。專。擅。無。等。遂。憤。激。上。疏。略。以。爲。高。皇。帝。定。律。令。中。官。止。供。掃。除。不。許。於。預。政。事。王。振
劉。瑾。旋。卽。誅。戮。聖。明。在。上。乃。敢。恣。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
無。窮。之。陰。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資。入。內。地。初。猶。認。爲。小。忠。小。信。以。厚。恩。旣。乃。敢
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以。稟。擬。責。閣。臣。自。忠。賢。專。擅。旨。意。多。出。傳。奉。真。僞。莫。辨。近。乃。三。五。成。羣。逼。勒。稟
擬。甚。至。有。竟。自。內。批。者。大。罪。一。舊。閣。臣。劉。一。燦。冢。臣。周。嘉。謨。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忠。賢。急。於。翦。己。之。忌。示

意孫杰論逐。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恨。鄒元標等有言之。嗾言官論去。是何仇於忠義。不容皇上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如王紀、鍾羽正當年功在國本。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或使人呼辱於部堂。迫之去國。或與沈淮交通。陷之削籍。而柔媚善附者。則驟加蟒玉。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枚卜重事也。忠賢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等。且矯旨擠出。真欲門生宰相矣。大罪五。廷推南太宰、北少宰。皆矯旨點陪。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滿朝薦等九人。抗論忠賢。傳奉降斥。大罪七。皇上南郊之日。傳聞一宮嬪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將媵。中外欣欣相告。忠賢以不附己。囑其私比捏報無喜。矯詔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不思堯曾以十四月而始生耶。大罪九。猶曰妃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流虹繞電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客氏實有謀焉。是皇上且不能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先帝在東宮。內臣王安不無微勞。忠賢以私忿。矯殺於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犬彘。其大小內臣。無罪擅殺。不啻千百。大罪十一。窮奢極欲。今日挾獎賞。明日討祠額。毀人屋宇。建立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不止塋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如魏良弼、傅應星等。口皆乳臭。目不識丁。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褻朝廷之名器。大罪十三。因而手滑膽粗。用立枷枷死皇親家人數命。欲扳害皇親。搖動三宮。與椒房之大獄。大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煤窰近忠賢之墳。誣以開墻。立致之死。設盜長陵一杯土。又何加焉。大

罪十五。諸生王思敬等侵占牧地果眞。自有撫按學院。乃徑挈黑獄拷斃。青燐赤壁。結於泮宮。大罪十六。科臣周士樸疏糾織監。卽陞織監而踣士樸。以成中官之尊。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持法平恕。竟令削籍。是祖宗之律可不守。而忠賢之律不可不遵。大罪十八。未也。且示移於絲綸。科臣魏大忠到任。已奉明旨。緣不依附於鴻臚報單。傳旨詰責。及科臣回話。省臺交章。又襲王言。幾成解訓。玩言官於掌股。等天語於兒戲。大罪十九。東廠原以緝奸盜。自忠賢受事。快恩讐。行傾陷。傅應星等招搖引納。陳居恭等掀唇鼓舌。以至投匭打網。片語違忤。駕帖立下。造謀告密。開同文之獄。大罪二十。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私房之家。及事露。乃竟令避去。假彼事成。忠賢且爲胡虜首功矣。況廢帑修肅甯城池。非郿塢計耶。大罪二十一。謀同奸相沈淮。創立內操。大盜刺客。東虜西夷之人。安知不寄名內官之家。伺隙作變。大罪二十二。進香涿州。鐵騎擁從。蟒玉追隨。警蹕傳呼。清塵墊道。歸駕駟馬。羽幢旌蓋。夾護環遮。儼然乘輿。大罪二十三。今春走馬御前。大無人臣之禮。皇上曾射殺其馬。忠賢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亂臣賊子之心。寸樹不足以盡其辜。大罪二十四。忠賢負此大罪。懼內庭之發。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旣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扳附枝葉。倚託門牆。或認作居停。或投充門客。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奉聖夫人客氏復爲之彌縫。其罪狀。遮護其回邪。故掖庭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以至都城之內。天下之大。皆然。每見中外有切緊之事。當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必曰。內邊不肯。

是皇上爲名。忠賢爲實。無怪邇日涿州之役。天顏咫尺。稟擬者不請上裁。而馳候忠賢。意旨於百里之外也。事勢至此。羽翼將成。騎虎不下。太阿倒持。主勢益孤。不知皇上之宗社何託。三宮之安危何託。皇子之安危又何託。萬一少有差池。臣卽欲死報皇上。亦何能及。乞集大小文武勳戚。敕法司逐款嚴訊。立刻正法。以快神人。其客氏亦必敕令居外。以全恩施。如此則天意回。人心悅。海內不立奏太平。請斬臣以謝忠賢。臣死不恨。忠賢匿漣。疏不令上覽。矯詔云。楊漣尋端沽直。本欲窮究。念時方多事。朝端不宜紛擾。姑置不問。魏廣徵晉大學士。入內閣。黨比亂政。漣復上疏。謂廣徵爲忠賢羽翼。疏未入。傳墨敕削漣籍爲民。天啓四年五月。下中書汪文言於獄。誣以王安夙憾康妃。捏造垂簾等語。潛令文言授意於漣等。逼逐康妃。及皇八公主踰跟出宮。漣公然以定策自居。遂馳緹騎就家逮漣。漣昇櫬就逮。父老子弟哭送者數萬人。壯士劍客謀奪者甚衆。漣悉懇求去。既至。下詔獄。而北鎮撫司許顯純復於別案誣以漣受罪。臣熊廷弼銀二萬求緩刑。乃酷刑拷訊。漣曰。天下豈有貪臟楊大洪耶。七月二十四日。竟斃杖下。暴屍六晝夜。蛆蠱穿穴。不可辨識。僅其鬚存。死之日。白氣貫北斗。漣死三月。上問左右曰。何久不見都察院楊鬚子也。家貧。賊莫辨。牧夫洒削菜傭。皆以錢投縣。匪代完。三年而後已。懷宗卽位。詔錄諸死璫禍者。贈太子太保兵部尙書。諡忠烈。官其子之易。肖像祠於順天府。漣蘊義生風。丰裁峻拔。採纖芥之善。貶毫末之惡。明白洞達。推賢讓能。遇事慷慨憤烈。不顧利害。嘗曰。人果知心。何難貿易首領。其生平如此。葬之夕。鬼誼呼護其穴。云。先是二十四罪疏始奉旨。有魏大中。李應昇者。皆申其說。魏大中。字廓園。嘉善人。萬曆丙辰進士。授行

人。歷陞吏科都給事中。大中以奸閹持權。羣邪游燦。事關封疆宮府。無不力爭。及楊漣疏下。矯旨上自爲解。大中憤激。上疏略以爲從古君側之惡。非遂能禍人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君不信。乃始至於不可救。東廠太監魏忠賢擅威福。制生死。人怒於下。天怒於上。輿情不勝切齒。顧未有數其罪於皇上之前者。憲臣楊漣以稔惡顯禍。在皇上蕭牆之內。肘腋之間。故列忠賢二十四大罪以告。疏聞之日。人情踴躍。以爲禍本可拔。乃漣疏未蒙發票。而忠賢之奏先下。念其勤勞。錄其小心矣。又明日而漣疏始下。沒其忠愛。罪其沾直矣。忠賢種種之罪案。引爲親裁。而代其任咎。忠賢種種之逆迹。不能置辯。而代與分割。安排布置。倒行逆施。自疏自票。皆盡出忠賢之意。與代草者之手。而漣之疏。皇上必未經省覽也。伏乞皇上詳加省覽。將疏中所列之事。一一研究。立置重典。皇上何難割於忠賢。何難割於客氏。至謂左右屏而皇上孤立於上。夫皇上爲天地祖宗所式憑。百靈所呵護。臣民所擁戴。何藉於忠賢。若忠賢一日不戮。客氏煽處。恐左右之人。皆忠賢。客氏之人。皇上真孤立於上。莫可爲仗耳。疏入。矯旨逮詔獄。幽沈慘死。懷宗卽位。贈太常寺卿。予祭葬。諡忠愍。

李應昇者。字仲達。江陰人。萬歷癸丑進士。授南康推官。擢監察御史。吏事嚴敏。風采大著。多有人所不敢言者。以背父慢君疏。參魏廣微。以贖貨無厭疏。參崔呈秀。及楊漣疏入不省。遂具奏。略曰。昨臣堂官楊漣疏。參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此非漣一人之私言。通國之公言也。通國之人。畏忠賢甚於畏皇上。故切齒不平。搖手相戒。漣獨冒死危論。感悟聖心。謂宜大奮乾剛。立加斥逐。以正厥罪。忠賢亦應束身待罪。以謝天

下忠臣義士之口。乃一疏乞憐。溫綸先下。羽翼四布。謬曰孤臣。恣睢無度。謬曰忠赤。不知誰爲代草。以欺皇上者。皇上因其不辯。轉謂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千真萬真無可辯也。千罪萬罪又不勝辯也。忠賢不能自辯。而皇上反復爲之辯。則中旨真可聽其僞傳乎。閣臣真可聽其爰立乎。外廷真可聽其交通乎。老臣真可聽其驅逐乎。直臣真可聽其禁錮乎。生殺真可聽其自操乎。爵祿真可聽其掌握乎。奸細真可聽其深藏乎。兵柄真可聽其在手乎。出入真可聽其僭擬乘輿乎。臣知皇上英明天縱。此必非皇上之意也。皇上特念舊勞。不欲遽加顯斥。而忠賢但招謗議。動輒說親裁。昨聞漣疏到閣。依然傳擬。而明旨諄諄。遂一一爲忠賢任過矣。臣觀從來小人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結主心。根株旣深。吞噬乃肆。今皇上曲賜包荒。明示寬大。姑念其犬馬。而反以蓄豺狼。將來之害。有不可勝言者。故忠賢不去。則皇上不安。臣爲皇上計。莫如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其燭影之疑。卽爲忠賢計。亦莫若早自引決。以解中外之疑。而乞帷蓋之賜。不然。皇上日爲忠賢作江海之流。而忠賢日以其身供鳴鏑之射。縱多方箝口。百計防川。鬼神忌盈。物惡居上。九廟之靈。將必殛之。況於忠臣義士。請尙方之劍者哉。奏入。忠賢大怒。矯旨逮下詔獄。拷掠不勝死。懷宗卽位。贈太僕寺少卿。諡忠悼。又有繆昌期者。字常時。亦江陰人。萬曆癸丑進士。歷官右諭德。時喧傳以漣疏實出其手。忠賢怒。因矯旨逮下詔獄。加酷刑殺之。懷宗卽位。贈正詹事。廕子國子生。諡文愍。又黃尊素者。字安白。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官監察御史。亦上疏申理漣說。忠賢怒。削籍爲民歸里。爲蘇杭織造太監李實誣劾。逮下詔獄。拷死。懷宗卽位。贈太僕寺卿。錄其子國子生。

左光斗字共之號浮邱其先左難當佐唐封王世廟食於涇後明初徙桐遂爲桐城人兄弟九人光斗居五初生岐嶷屢有火光透屋人咸異之六歲就塾師開卷一目數十行九歲能文好購奇書喜讀節俠傳十四郡太守趙勸農有瑞麥光斗作賦上趙奇之命爲文立就稍長才名益課家貧教育諸弟兼授徒以質筆墨每語人曰貧家無樂事惟率諸弟誦讀見其各有成就欣然忘寢食萬歷庚子舉於鄉丁未成進士鄉會皆冠其經房授中書舍人明年戊申歲大水民饑册封益府過里乃稱貸賑三黨與邑令畫策多方拯救辛亥復大水以差還賑之如前或以官貧難辦爲言則毅然曰不記十六七年游饑乎吾父糶穰荒州母嚙指數米薄粥強進捱兒女菜色尙分甘親屬死爲具棺殮無怠容豈今叨朝廷升斗而反難之癸丑選爲監察御史俟命八年強半依膝下樂山水課諸弟力學商確古今一日言曰元祐去亂法不去亂人畢竟是錯李綱於高宗和議上疏極諫皆爭事而不知爭人蓋事之失只是一事人則貽禍無窮百年之計無如樹人況吏兵二部用人知人尤爲喫緊因於篋中取人才單一帙暗識圈點曰某賢某次其留心夾袋如此又謂吾在久靜觀宮府鈎連魍魎晝見始以小人之奧託於婦寺繼以婦寺之禍釀爲夷狄凝陰感召寢費收拾而本症從一念穢濁始吾徵品本清未有女子不貞而可議四德者己未始考選命下列西臺是時神宗靜攝久邊境大擾光斗首請皇上御朝早定大計時兵部採人言許天下能募兵者卽自領至京光斗以爲召外兵入京師恐蹈漢何進故智疏力止之巡中城輯參銓胥金鼎臣等獲假印七十餘顆文卷百餘宗假官百餘名銓寶一清嗣差畿輔屯馬以勝國倚漕東南至以御酒龍衣求米

張士誠總由北人不知水利廢屯田乃疏三因十四議上請屯田另行舉劾皆報可時孝端皇后崩制禮部請敕差官訃告乃閣臣未撰敕禮部臣未請敕內徑差官齎批代敕旨光斗以爲非禮疏參改正神宗不豫東宮閣魏忠賢等矯皇太子令旨以索世廟戚畹絕產首頂至私寓脇以必從光斗封還不啓曰尺地皆殿下有今日敢私授受乎閣忿而去既又疏參巨閣陳登奪民屯題蠲免十三場逋租民咸復業又念零星開墾制不能久疏請開功名之途倣漢力田科以田爲殿最使人自爲屯而國已收無窮之利其屯學博士弟子員廩餼卽取給屯糧詔曰可既又改督畿輔學政執法衡文權貴不敢干以私以道義砥劘多士疏請開武學教諸生射刻兼才錄與文並與人競超距白蓮妖起收功者半出儒生其效也涿州置水田三千畝贍貧生每鄉試給諸生卷費永爲例康妃李時爲選侍光宗憑几傳進封后光宗崩李尙居乾清宮光斗憊諸臣叩宮請皇太子出陞文華殿拜呼萬歲隨上移宮停封疏選侍怒急召光斗光斗不爲動曰天子耳目官不奉選侍召又從容與楊漣訣曰矢心無愧死自古有之時熹宗卽位擇定九月初六而選侍猶未移楊漣具疏力爭乃移一號殿閣劉遜劉朝等以盜寶逮計無從出廣賂邪黨流言選侍雉經皇八妹入井以搖人心外議寢囂光斗亦不知移宮後上恩禮選侍甚渥乃具仁義兼盡疏奉旨切責時光宗年號未定或議削去否則仍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光斗曰先帝一月堯舜何忍言削聖作物觀宗社爲重以大行年月頒正朔妥否且今日之事天啓之存泰昌非泰昌之更萬歷也議出始斷以萬歷四十八年八月爲泰昌元年是時諸閣內操戚畹鄭養性輔臣沈灌皆典重兵光斗乃上內戚典兵奸

相典兵官官典兵一疏言甚危峻。上是之。先是熊廷弼初撫遼。恃才剛愎。光斗疏論之。廷弼不能平。既去遼。遼敗。廷臣交薦復起。欲處分前攻。廷弼者以謝。光斗獨疏救之。廷弼愈不能平。光斗每語人於朝曰。廷弼才優而量不逮。前以之守遼則有餘。今以之恢遼則不足。其早見類此。遷大理丞。晉少卿。踰年拜左僉都御史。邪黨懷忌。乃於魏忠賢處進百官圖。某宜先驅。某宜後擊。某宜正射。某宜借攻。密爲布置。肆擠排。會楊漣疏忠賢二十四大罪。而淮揚巡按崔呈秀回道考察。都御史高攀龍疏其貪穢。下部議遣戍。於是邪黨益急。巧爲借端。而攀龍等俱去國。光斗方草忠賢廣微三十二斬罪疏。將發。爲家奴福生所洩。矯旨削奪歸。疏不能進。里居嘗命小奴扮楊椒山寫本赴西市數曲。每飲搬演事。漸聞京師。忠賢乃借移宮逼選侍。受廷弼賄。誤封疆爲罪端。先逮汪文言。下詔獄。百毒拷訊。文言甘死不誣服。乃不責文言詞。而矯旨下逮。緹騎至桐城。光斗聞命。神氣晏如。惟私語子弟曰。父母老矣。何以爲別。汝曹善解慰之。勉其子曰。修德力學。勿以爾父爲戒。而謂善不可爲。里人奔集哀號。設醮諸廟。揭竿張檄於四門。示擊緹騎。光斗曰。是抗天子命。不可懇止之。檻車出郭。里父老子弟遮馬首。哭聲動天。緹騎爲涕泗。而從者約數百人。詣闕上書。光斗譬以利害。至黃河乃返。聞知羣心歸。愈戒嚴訪之。下獄考訊。坐賊二萬。勒限比。體無完膚。卒之夜。里中星隕。光灼灼大如斗。三日屍出。肢骸穿裂。面目如生。年五十一。是時赤族之訛。一日數十驚。變產完。賊不滿千餘。株連兄弟同宗以及三族。無一免者。囹圄填滿。流離載道。丁卯九月。懷宗卽位。誅忠賢及黨。下詔優恤。悉釋諸繫。贈太子少保副都御史。諡忠毅。廕子國子生。予祭葬。祠鄉賢。建廟祀。學者稱爲浮邱。

先生又曰蒼嶼先生

贊曰。鐵而稜稜。豸冠嶽嶽。虐焰薰天。不爲氣奪。首發大逆。星日同懸。不屈獄吏。血書載傳。左爲士宗。世賴安危。封事擊愬。千古揚輝。死骨同聲。五夜霜飛。

史官曰。世之議漣者有三。一曰以移宮貪功。一曰以交奄鉤奇。一曰以過激致禍。予不暇置辯。獨是二十四罪之疏。發之於羣言未閔之先。古云。藜藿不採。一掌堙河。漣可謂忠肝義膽矣。卒寢移鼎之謀。正參夷之罰。漣之始疏。折之也。託孤寄命。若漣者足以當之矣。第移宮不必使踰跟。而氣毆聖母。威挾朕躬。之聖諭。出自王安之手。熹宗罔聞。與漣之死則同。而過激之言則非矣。君子於漣。取其節焉。若光斗之立朝。敷奏明試。其於禮樂兵刑諸大政。多所底績。而其談宮闈事。與平昔章疏絕不相蒙。噫。學博氣雄。無所不可耶。惜三十二斬之疏。存空名而受實禍。悲夫。魏大中等申明之。言烈烈有生氣。亦皆慷慨男子也。

明書卷一百十

列傳二

忠節傳十

周順昌、附五萬燦、附劉周宗建、方震孺傳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爲諸生時。與友輩相砥礪。每感人情日澆。慨然有振起流俗之志。多發之筆舌。萬歷壬子。領鄉薦。癸丑成進士。廷對時。微雨。有璫延之入室。固謝卻之。授福州府推官。殫精法比。一切請囑。略無所徇。性極慈。嘗曰。吾爲刑官。每念用刑非以飾怒。六年中。未嘗用重刑。時稅璫高竊爲橫。順昌初至。不與相見。璫役犯法者。悉捕置之法。璫所問罪贖。屬郡縣追理。或加嚴刑。順昌爭之力。民賴以少甦。已而竊以民變劫撫臣質。其二司。或議以周司理代。順昌曰。此豈吾死所哉。誓不往。而與監司之媚璫者相左。欲棄官去。一郡大閔。撫按固留之。乃止。操履清惠。媒孽者終莫能難。秩滿。擢吏部主事。銓郎一人。以數吏供之。窮極侈汰。後以美缺償之。順昌一切謝絕。嘗飲湯。覺味有異。叩之。則吏所供人參劑也。出金酬之。戒勿再進。嚴絕饋遺。都人以此爲從來所希。至進退人才。侃侃不讓。所汲引多孤特之士。其人皆不知所從來。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順昌臭味既別。不能無左右袒。人遂得因而位置之。因推舉大僚。失要人意。遂引

歸時逆璫魏忠賢已駸駸向用矣。既歸而一時相與者相繼去國。已而璫餓日熾。順昌與人言義形於色。其語漸聞。天啓五年乙丑。巡撫周起元以忤璫削籍。順昌爲贈言。指斥不諱。嘉善魏大中被逮過吳門。順昌過之。流連三日。因以女字其孫。於是御史倪文煥疏劾順昌不應與罪人結婚。因言順昌署選時。貨賄狼籍。至漕灣舟爲之沈。而順昌實取道中州歸。疏出。聞者咸唾罵。然順昌竟落職。而璫怒未已。丙寅三月。織監李實疏論順昌及周起元黨比。於是以緹騎馳逮。聞命之日。親知畢集。咸爲泣下。順昌意氣自若。明日。人情洶洶。蓋順昌廉。又時時爲上官言民間利病。吳人愛之如父母。緹騎至。脅賄衆助至千金。而脅者望益奢。民間喧傳魏太監矯旨殺順昌。宜旨次。士民聚而與撫按抗言。緹騎叱之。衆遂大闕。毆擊緹騎至死。撫按諸官皆匿散。順昌立不移。請囚於獄。又三日。始以昏黑行。所過道路。無論識與不識。皆曰清官。清官有泣下者。下詔獄。順昌對簿不屈。強坐賊三千。五日一比。會火起。王恭廠停刑。至六月。復嚴比。衆皆委頓。順昌獨瞑目罵璫極口。遂死。順昌爲人篤孝。少時嘗與友人飲醉。母夫人戒之。自是終身不飲。居恆持論平恕。而獨與璫事義憤激烈。乃以口語致禍。明年逆璫敗。又明年倪文煥戮死。李實以疏非其出。未減。追贈順昌太常寺卿。廕一子。諡忠介。毆擊緹騎民顏佩章等五人坐斬。後吳人憐而葬於魏忠賢生祠之基。立碑題曰五人之墓。奠酒漿者不絕。佩章就訊。主者問誰爲首。對曰。是日舉事者皆可爲首。何問爲。及赴市場。揚揚不變色。告郡守曰。公知我等抱義死。非亂民也。郡守頷之。監司張孝以下皆爲流涕。五人者。顏佩章。楊念如。周文元。馬杰。沈揚。

萬燦字元白南昌人萬歷丙辰進士授刑部主事調工部歷陞虞衡郎中管寶源局時慶陵工甚急無所
需疏請內官監久積廢銅鼓鑄以資而忠賢以侵內權怒嗣調屯田郎中應營慶陵至陵見百務未舉還
上疏其略曰人主有政權有利權政權一日不在人主則竭澤而漁飛人而食而有毛將焉附之患由此
言之是人主之權臣下毫不敢睥睨而況刑餘之人乎太監魏忠賢性狡而貪膽粗而大口銜天憲手握
王爵一切爵賞生殺予奪之權全不爲皇上有而盡爲忠賢有舉國側目不勝太阿倒持之憂焉率半登
於憲臣之首發與科道之交彈臣又何敢爲撫拾附和獨忠賢有大不忠於先帝而敢不一安先帝在天
之靈大不忠於皇上而敢不慰皇上永思之孝如盜利權誤陵工爲通天大罪關臣職掌者尙未言及臣
敢爲皇上陳之皇上之寵忠賢以服役先帝也忠賢旣先帝之役則常事先帝之事旣受皇上之寵更宜
心皇上之心然皇上之心有一刻不在先帝之陵寢乎以陵工而用財是皇上不以天下儉其親也至搜
財以急陵工是又臣下體皇上罔極之苦念也陵工原無額派蒿目於外解而外解無轉盼於事例又不
多臣承乏寶源局隨蒙調屯司陵工又臣之職也臣在局目擊錢銅匱乏百計購銅而不可得咸言內官
監積破廢銅器數百萬斤但一移文可資鼓鑄而陵工可不勞他項及請發而忠賢怒矣謂內邊之利豈
可擅移於外臣隨具奏而忠賢益怒奉旨不允旨下而臣調矣嗟嗟以無用之物而成皇上下大孝之舉此
微臣區區一念而不料觸忠賢之忌也甚且詬誶及之儻忠賢少思蚤安先帝之靈蚤慰皇上之孝必不
專制若此然忠賢貨賄山積何難損此破廢以襄鉅典忠賢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握天下之利權旣據天

下之利權。自全操天下之政權矣。臣詣陵相工。轉至玉泉山。見忠賢所營墳塋。碑石崢嶸。隧道深闕。翁仲簪朝冠而環列。羊虎接銅駝以森羅。制作規模。無異陵寢。且前列祠宇。鼎建佛堂。珠網懸星。璇題炳日。丹青照耀。金碧輝煌。歎歎久之。不覺失聲而歎曰。何物么麼。僭擬若此。所費不下鉅萬。是何來耶。至今鑿山伐木。斤杵雷動。布金施粟。車馬如流。曾不痛念先帝之陵未完。營陵之用無措。使忠賢少有心胸。必且以營墳之急。轉而爲先帝陵寢急。以美梵刹之貲。俸而爲先帝陵寢貲。伏乞皇上俯念陵工要。發廢銅以資鼓鑄。將忠賢立寘重典。以懲其盜利權。誤陵工之罪。彝其墳塋。以杜後來侈僭之端。於以謝先帝而快人心。匪渺也。奏入。矯旨以誤陵工飾詞罪之。杖午門外一百。不死。忠賢囑校尉引錐刺心而死。燬旣死。而有劉廷佐者。字含白。萬廣人。萬歷丙辰進士。歷任監察御史。身羸弱若不勝衣。遇事敢言。以直聲聞。曾以言事謫降。後復官。見燬以杖慘死。遂上疏言。臣惟功名富貴。人之所甚欲也。死亡貶辱。人之所不願也。然人臣有甯爲此不爲彼者。豈獨其性與人殊哉。忠愛激烈。不忍君之明蔽於宵小。權移於左。而國至於亂。而不可救。是以甯棄生存而蹈死亡。遺榮利而嗜斥削。其苦心蓋難言之矣。古哲后知其若此。每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雖指及闕失。亦霽顏而受。未聞抨彈一闕宦。不能保其身。如工部郎中萬燬者也。燬效役陵寢。循職盡言。皇上若怒燬之攻忠賢。卽立斥燬以洩其忿足矣。胡因忠賢而死燬也。皇上死燬。已爲失刑。皇上爲忠賢而死燬。不可言也。忠賢借皇上而死燬。尤不可言也。臣親見死燬之狀。忠賢令惡校兇璫。鎖燬入朝。一路拳毆腳踢。衣裂膚碎。是未杖而已。欲死燬矣。旣杖。乃引錐刺心。是已杖而又加慘死矣。皇

上亦知此光景乎。嗟嗟。人臣有言不常。猶望聖主之能容。彼引裾折檻。季世之主能容之。留爲美談。先帝期皇上爲堯舜。而忠賢不顧皇上爲何如主。使皇上有斃直臣之名。傳之夷裔。書之史冊。大爲懿德之累。此之惡蹟。又在二十四款之外。皇上豈可仍親信倚任之。而不加亟誅戮乎。伏乞皇上憐肯鯁之臣。死於忠賢之手。將忠賢立置典刑。以慰忠魂。不然。忠賢借叢憑社。恣肆益甚。則自今以後。懲燬之死。孰肯拚七尺以干不測之威。犯在旁之怒。成一瑣規。監謗之世界。使皇上孤立於上。天下事尙忍言哉。奏入。謫遣以死。懷宗卽位。贈燬光祿寺卿。贈廷佐太僕寺卿。

周宗建。字來玉。吳江人。萬曆癸丑進士。初授武康知縣。有善政。以循卓擢監察御史。入臺。疏劾客氏以保姆而威福。甚則官其夫。官其子及甥。盜竊名器。疏入。不報。客氏睨魏忠賢而歎曰。宗建膽懸舌端耶。何法以斃。旁有聞者。拍手舞。謂其富貴乃在斯。以宗建爲奇貨。撫城事以中之。傳旨廷杖。以逮。至午門。杖復免。及巡光祿。復劾貪婪司禮太監王體乾。體乾謀之忠賢。謂此人不。去我輩耳。不得清淨矣。復傳廷杖。至午門。又傳免。忠賢敢於播弄如此。宗建欲棄官去。不許。天啓壬戌秋。京師久旱。上躬禱。獲雨。繼以雹傷稼。羣黨皆以聖德格天稱賀。宗建獨以爲災異。因疏。魏忠賢目不識一丁。豈能諳大義。耳目顰笑之際。日與相親。宮廷禮法之事。日以相託。甯不壞政事。干天怒。疏入。忠賢大怒。時上御文華殿。日講。宗建應侍班。方撤講。忠賢猜暴。指詈。嘵嘵辯。日不識丁語。狂告號奔。直達御座。願乞爲僧。上爲動容。命杖宗建一百於朝。輔臣葉向高等力救。獲免。尋忠賢益肆。而給事中郭鞏附忠賢。持內計。掎擊排擠特甚。宗建力爭。以鞏交結

近侍律常斬。大發忠賢之姦。嘗書紳曰。見邪不擊。非忠臣。畏死不言。非勇士。忠賢持章示輔臣。擬逮謫。而向高復懇救之。奪俸。乃其黨曹欽程遂誣其按楚舊事。下詔獄。時許顯純掌北鎮撫司。卽訊。五毒備至。罵宗建曰。犬豕。此時尙能說老爺爺不識一丁否。御史王心一奮然於朝。以公義責執政。執政厲聲曰。宗建不宜言郭鞏通內。時向高已去國。心一反復論辯。執政愈怒。心一含淚出曰。宗建死矣。忠賢使人以鐵釘釘其體。不死。復令著緜衣。以沸湯淋之。皮膚捲爛。婉轉二日而死。懷宗卽位。憫其冤。賜白金五百兩。卹其家。贈太僕卿。官其子爲部司務。

方震孺。字孩未。桐城人。萬歷癸丑進士。初授沙縣知縣。爲政清嚴。不可犯。而仁惠在民。民尸祝生祀之。秩滿。舉天下循良第一。四十四年。擢授監察御史。神宗末。朝政多爲諸要人所持。震孺力請開門戶之禁。薦起高攀龍、李邦華等。後爲名臣。或死國難。其人倫之鑑如此。光宗崩。熹宗立。逆閹魏忠賢結客氏。表裏爲姦。震孺上三朝艱危疏。屢以在牀在旁爲喻。忠賢恨之。及巡視南城。忠賢甥傅應星強奪人妻。震孺執法窮治。忠賢踵門請。震孺笑曰。有執法御史。無骫法御史。忠賢快快謂人曰。我與小方豈宿世冤家耶。遼陽不守。奏請添設巡撫。疏通海道。調集邊兵。更換司馬。皆中款。及遼陽破。震孺哭請於朝曰。諸君遂棄河西耶。若以其地爲荒野危險。請自往犒師。乃言。臣本柔脆書生。當此炎天烈日之中。猶存熱血黃沙之想。臣無足濟。欲以激天下忠臣義士。使其心向東耳。是時忠賢嫉之甚。惟恐其不出。及將行。復奏以爲當此主憂臣辱之時。臣不敢愛死。惟是越二十七人而臣膺是役。後來必有以攘差中臣者。嗟夫。臣何差不可攘。

而攘此危險刀頭誓死之差乎見其疏者多悲其語及至河西敵數萬騎隔河陣震孺集兵露處爲虛實示不測七月而敵無隻騎渡者中外倚以爲安於走卒中拔薦羅一貫劉徵可爲大將後果皆善戰有功守鎮武死之其識英才如此差旣滿候代於前屯敵渡河督撫迎戰全軍沒大帥擁兵觀望震孺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著若敵大帥去夫豈有幸哉卽日馳赴握手曰將軍歸否耶歸相保富貴不歸請卽殺我以明心大帥泣下攜歸得兵數萬火器以萬計糧十萬而視師者忌其功不以聞震孺亦不言功而主事徐大化等逢闕意疏震孺攘差下部議都御史鄒元標奮筆曰御史保全關外無過且有社稷功何中傷爲劾罷免之而給事中郭興治劾元標庇御史罷歸復劾震孺河西多賊私遂矯旨逮忠賢苦於對簿無左證囑緹騎曰死御史更佳緹騎至焚其居倡言夷三族欲使自裁而親使仗義左右之至下詔獄震孺在獄會揚州知府劉鐸以扇頭詩含譏諷忠賢怒逮併誣其與鐸詩酒交通擬斬西市會皇長子生得免忠賢不釋然遣邏卒伺動靜卒心恤忠義報惡疾旦夕且死得延而不死者邏卒力也震孺賦羅刹成佛詩贈之懷宗卽位釋之出獄觀者如堵至馬不得行省臺交薦謂宜待以不次之擢而執法忌其慧或云當爲一贊震孺笑曰使方子而行賂魏璫時已九列矣遂老不仕

贊曰博虎而噬未得勢也培姦而躓失厥志也氣壯山河志亦成也誅夷肅清勢亦行也

史官曰順昌清謹平恕稱善人惜義憤激烈不暇反顧以口語致禍酷烈可痛也觀衆毆緹騎五人就死可以得其梗概矣爆以陵工諫讀其章忠賢罪可道耶宗建謂忠賢目不識丁震孺以在牀在旁爲諄切

熹宗不悟。奈何。震孺嘗曰。天下無一才可廢。廢之則成疹厲。名言哉。他如死於璫禍者。則有高攀龍。周起元。袁化中。顧大章。周朝瑞。吳裕中。劉鐸等。或抗顏直諫。或題詩觸忌。躬慘桁楊。命畢狴犴。悲夫。他如一時死者。或以封疆失事。或以賂賄多疵。謬附忠直。矇獲褒贈。而熹宗七年竄謫廢處之官。皆得借端。燃灰皇路。燕石美玉。薰蕕驥駑。可同日而論哉。

范景文等死國難諸臣傳

范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吳橋人。萬曆己酉。舉於鄉。癸丑。成進士。清貞端亮。內行醇備。燥髮就學。便以天下爲己任。有其先仲淹風。父永年。爲南寧守。以恪修直道聞於時。景文初授東昌推官。署其門曰。不受囑。不受饋。人呼爲二不公。平刑敬獄。多所平反。卯辰間。山東大饑。條行荒政。躬親賑恤。所活以億萬計。民皆肖像尸祝。入爲吏部主事。天啓乙丑。爲文選員外郎。卽一樸被臥。署中。經旬不履私寓。獎恬抑競。銓澄流品。海內翕然稱之。庚申。光宗卽位。署司事。仰副闕門。旁求舊德。枚卜起廢。無慮百人。皆先朝名宿。開礦建儲。撻鱗觸忌。守正不阿者。人以爲光宗一月堯舜。其於用人。景文實襄成之。天啓甲子冬。起典選。不報。乙丑。起補文選郎。見逆阹魏忠賢盜柄。政府交關。入朝。首疏清仕路。養士節。以勵廉恥。杜請託。爲言。姦人耽耽。側目之時。大學士魏廣徵。猶以鄉曲故。多方招致。景文竟不一投謁。比當例推。彼先授意部堂。芟除異己。如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等。景文侃侃與爭。執義不爲徇。兩魏囑其私人曹欽程。疏論李應昇等。而景文危甚。於大選日。嚙舌出血。噴濺几席。遇以病歸。家居閉門。卻掃。同鄉知故。概行謝絕。著書立說。皆有益經

濟丙寅八月。衙門循序進卿寺。矯詔不許。時父永年官南工部營繕郎。強項不拜逆祠。亦乞假歸。懷宗卽位。省臺交薦。卽家起太常少卿。尋以僉都御史巡撫河南。不踰月。邊鄙不守。敵薄都城。景文不待詔命。慷慨帥兵勤王。所過秋毫無犯。敵聞輒卻。保涿獲全。移鎮昌平。扈陵寢。上嘉其功。擢兵部右侍郎。護運通州。尋養病歸。起南掌院右都御史。崇禎八年乙亥。進南兵部尙書。於留都廢弛。多所修飭。改北刑部。轉工部。極力裁節。國儲賴焉。懷宗親擢入內閣。晉大學士。甫四十日。寇薄城。疏請發內帑。鼓勵將士。聯絡人心。堅守待援。憂憤至廢飲食。詔對時已絕粒三日矣。飲泣入告。聲不能續。三月十九日夜。直忽傳車駕南遷。景文曰。主憂臣死。分也。予將與都城共存亡。入朝房自縊。左右解之。遂草遺奏。略以爲皇上翠華一移。衆心遂亂。力盡難施。惟有一死以報皇上。惟皇上可以爲堯舜之君。而令出唐德。宋高之舉。固自多難。般憂運數使然。而誰爲爲之。能不痛恨於誤國之姦也哉。伏祈法湯改過。如周維新。親賢遠姦。以用人。輕徭薄賦。以撫民。憤發精神。鼓舞忠義。早圖恢復。重還故都。立成中興大業。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又遺筆囑其子玄秀云。身爲大臣。不能殺賊雪恥。死有餘恨。然力竭盡節。生平已畢。於死期。死可見太祖列宗而已。爾以遺疏追奏。見微臣一片忠赤耳。慷慨賦詩。遙拜其先人。冠帶赴井死。閣臣六人。死者惟景文焉。而景文獨先死。難諸臣所著有昭代武功錄。大臣譜。師律諸書。及詩文集行於世。

倪元璐。字鴻寶。上虞人。天啓壬戌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歷官祭酒。以知兵事遷兵部右侍郎。有文名。一時制誥皆出其手。崇禎十六年。戶部尙書缺。懷宗召元璐等於平臺。言天下大務。稱旨。拜戶部尙書。時

軍興旁午。一切倚辦。闖賊李自成困京城。人問元璐曰。儻有不測。將如何。元璐曰。臣死君死國。何二三耶。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寅刻。聞城破。卽整冠帶望闕拜。復向南拜其先人塋及母。不別其內人。易便服。至書齋。呼酒奠所供奉。關聖前對酌三醖。復出廳正席坐。攜袖中巾語僕輩曰。分當如此。意已決。毋得救。遂舉手自縊。諸僕欲解之。一老僕跪於傍哭之曰。此吾主成名之日。囑已再三矣。請勿解。賊至。索戶部印。見其面如生。驚拜。相戒不敢犯其室。

王家彥。字開美。莆田人。天啓壬戌進士。初授開化知縣。調蘭溪。擢刑科給事中。爲吏料都給事中。多所建明。歷官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奉命守德勝門。城破。端坐城樓。賊至不動。賊衆脅之。大罵。賊段殺於城樓。仍以火焚其遺骸。

孟兆祥。字肖形。交河人。天啓壬戌進士。初以大理評事擢吏部主事。遷郎中。歷官刑部右侍郎。兆祥初以勅權閹魏忠賢削籍。直聲素著。朝野仰之。懷宗卽位。起爲太常少卿。後累陞至是職。奉命守正陽門。賊至。不屈。死於門下。子章明。崇禎癸未進士。未就官。候銓京師。聞城破。曰。吾父忠直。必不辱。吾豈敢辱吾父哉。遂自縊。闔家皆死。人皆憐之。

周鳳翔。字口軒。山陰人。崇禎戊辰進士。選入翰林。歷官左庶子。聞懷宗崩於萬歲山。北向冠帶拜。題絕命詩。有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句。遂自縊死。二妾亦同縊。

劉理順。字湛持。杞縣人。崇禎甲戌進士第一人。歷官右諭德。聞京城破。乃題名於壁。字盈尺。有成人取義。

之詞。乃自縊。其妻妾及四僕俱死之。賊多河南人。約一二百人相率覓之。踵其門曰。劉公居鄉良善。里人咸沐其恩。此來正欲護衛以報之。何至於此。乃羅拜奠獻而去。有留守其居。仍紀其喪者。

馬世奇。字君常。無錫人。崇禎辛未進士。選入翰林。歷官右諭德。方食聞變。投箸曰。是常死。僕曰。奈太夫人何。世奇曰。不死更辱親大矣。二妾朱。李自縊。世奇向闕拜。復南向遙拜其母。裂帛自盡。

汪偉。字長源。江寧人。崇禎戊辰進士。初授慈谿知縣。以循卓選入翰林。授檢討。聞變。與其妻耿呼酒對飲。畢。索筆大書於壁上云。身不可辱。義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雙芳。遂就縊。偉懸右。妻懸左。妻耿曰。雖顛沛。不可失序。乃正左右易而死。

李邦華。字懋明。吉水人。萬曆甲辰進士。初授涇縣知縣。擢監察御史。出爲山東參政。入遷光祿少卿。歷官兵部右侍郎。魏闕時。削籍。懷宗卽位。起督通州。入理戎政。遷南掌院左都轉。兵尙書。改北掌院左都御史。聞城破。走文丞相祠。慷慨哭拜。縊祠扉上。

施邦曜。字詔易。餘姚人。萬曆己未進士。自工部郎出爲福建參議。歷布政使。入爲光祿卿。再遷左副都御史。聞變。賦詩自縊。

凌義渠。字茗柯。烏程人。天啓乙丑進士。歷官行人給事中。風采凝峻。有直聲。出爲福建參政。五遷爲大理寺卿。聞變。盡焚平生所著書。服緋正笏。望闕拜。復望里拜。書四十餘字。付僕人歸報其父。有盡忠卽所以盡孝等語。寓中繩亦皆爲僕所匿。得短綆。爲繫於窗之楞。奮身而絕。隨有賊居其寓。五日始殮。猶含怒色。

申佳胤字素園永年人崇禎辛未進士初爲儀封知縣陟吏部屢進爲郎中緣事忤執政調國子學博再遷爲太僕丞時出畿輔稽馬政適賊逼都城相知遺書謂在外可暫棲僻地以免難圖進退佳胤曰君在何可逃乃單騎赴闕見事不可爲貽書里中云行己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吾受國恩誓以死報時其母年八十仲子涵煜年十四爲聚賓客行冠禮明日城破左右請易服避佳胤曰吾此來何爲者苟避也僕固守之給曰吾自擇善地可避僕信之至王恭廠有巨井躍而入僕挽之袖爲斷入而水僅腰僕曰主人可登矣佳胤曰汝等歸慰老母卽出吾亦必死徒擾擾乃俯首坐而死次日昇出顏色如生兩目炯炯有光其母撫之曰兒不瞑爲我耶有子作忠臣尙何憾遂瞑長子涵光有文名

吳麟徵字聖生海鹽人天啓壬戌進士初授建昌推官擢給事中累遷吏科都給事中聞變將垣中參駁諸要事一一簡出付其僕曰賊入必縱焚史必失吾所掌不可沒也沒負君矣一語不及家事從容自縊家人星散海鹽舉人祝淵從賊羣中收其屍而斂之數日面猶如生賊皆義淵不迂之

吳甘來字和受新昌人崇禎戊辰進士初授中書歷官戶科都給事中寓與周鳳翔比鄰外城破過鳳翔寓鳳翔已盡節慨然曰大丈夫當如此矣歸寓沐浴衣冠北嚮再拜縊死

王章字芳洲武進人崇禎戊辰進士初授行人司選擢監察御史與光時亨同受命巡城並轡走城上城破賊至衆皆倉皇墜城遁章攬轡神色自若賊至迫之降時亨下馬降章不爲動賊三問章三不應賊斫其膝章堅坐馬上罵不絕口遂被害

陳良謨字賓日。鄞縣人。崇禎辛未進士。初授大理推官。舉天下廉吏第一。擢監察御史。聞變。與妻時痛飲。至醉。聯古詩數十句。相對而縊。

許直字若魯。如皋人。崇禎甲戌進士。初授義烏知縣。擢吏部。歷考功員外郎。城破。其役亟約投降。直曰。吾生可捐。吾計已決。時傳懷宗出齊化門南遷。其友羊君輔勸曰。上已南遷。公輩正宜擁蹕偕行。共圖恢復。何必以有用之軀。輕一擲也。直唯唯。相與結束出門。一望賊衆蝟集。曰。當此干戈。駕焉往哉。忽傳懷宗崩。號慟不能起。君輔與諸僕掖勸曰。公親老子幼。奈何。直瞠目曰。有吾兄在。是夜。書家信一函遺几上。作詩六絕云。率土皆臣自聖明。狂氛何事敢縱橫。驅除安得赴桓力。一斬元兇盡洗兵。貫盈巨罪豈容誅。屠戮腥聞駭毒痛。罄竹南山書不盡。任將寸磔有餘辜。君國深讐慘古今。么麼逆豎偏相侵。微軀自恨無兵柄。殺賊惟殷報主心。在天靈爽念高皇。開關當年垂裕長。願侍吾皇遄謁帝。祈哀仍使國威揚。一死酬君見血誠。滿腔忠憤痛難平。大讐未復身先隕。漫化啼腸灑淚盈。擲筆翻然亂世行。老親幼子隔幽明。丹心未雪生前恨。青簡空留死後聲。書畢。命僕取麻作纆。僕手戰不能成。直叱出。遂自作。一手持練尾。一手上握。神明如生。其友君輔斂之。

成德字玄升。懷柔人。崇禎辛未進士。初授滋陽知縣。後擢兵部主事。再遷爲武庫郎中。賊臨城。卽致書馬世奇曰。主憂臣辱。我等不死。匡救貽禍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耳。年兄忠孝夙稟。諒有同心。城破。緣未聞懷宗確信。忍死。及頓懷宗梓宮於茶菴。德喪服往哭奠之。盡哀。賊爲感動。歸伏劍刎死。

周之茂、字松如，麻城人。崇禎甲戌進士，爲戶部主事。再遷爲郎中，辭不就。逮下獄，踰年宥之。旋復官，守銓京師。賊逼城，左右曰：「公非見任官，可早逸去之。」茂曰：「君臣定誼，何必見任，脫不虞，有從君耳。」城破，爲賊所執，使跪，不屈。大罵賊，以挺擊脛，至折，不跪如故。遂以挺洞胸，折臂而死。

金鉉，字伯玉，順天人。天啓丁卯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高等，爲工部主事。時以戶工錢糧多委卸參差，設總督內臣主兩部錢穀，立專署，以太監張彝憲爲之。彝憲到任，兩部郎以下皆趨拜於庭如胥吏。鉉不往。彝憲查知，厲逼入署。鉉堅臥，卽草疏諫，不宜以中官縮利權，違祖制，上不省。彝憲怒，核兩部故庫藏重器，謂鉉督造銃火門不端，弗堪用，奪職。尋甲申起兵部主事。鉉風致曠逸，居近西華門，嘗徘徊於西苑金鰲玉竦之間，愛其風景，每自攜尊酌，痛飲橋上，或賦詩高唱，內閣觀者如堵。鉉旁若無人，自如也。每歎曰：「吾死得葬此足矣。」聞者駭之。聞變，急衣冠赴萬歲山，過其地，號哭罵賊，呼皇上者三，奮身入水死。王鍾彥，華亭人，歷官工部主事。城破，左右趣令投誠。鍾彥笑曰：「豈有此理。」入房自縊死。同邑人宋天顯爲內閣中書，亦自縊死。

劉文炳，海州人，孝純皇太后兄，懷宗母舅也。聞城破，奉祖母時年九十，妻及子繼祖、孫文炳、文燿會擇一大井，男女子孫十六人，盡投於內，閉門縱火焚，賜第。火發，自縊死。

鞏永固，字皇圖，大興人，尙光宗第八女樂安公主。公主先一年薨，柩在堂，遺子女數人，聞變，悉以黃繩繫於柩，縱火焚死。大書世受國恩，身不可辱八字，自縊於庭。

王長錫、孝和皇后兄也。封永甯伯。聞變自盡。

張慶臻、永城人。襲封惠安伯。詳孝誠太皇太后紀。闔門數十人登一大樓。縱火焚死。遺三歲兒稍癡。爲乳母所藏。索不得。至今存。

張世澤、英國公也。薛濂、陽武侯也。郭振明、博平侯也。衛時春、宣城伯也。周鏡、懷宗皇后從兄也。爲都督。皆聞變自盡。

朱之馮、字樂三。順天人。天啓乙丑進士。歷官巡撫宣府都御史。衛景瑗、字帶黃。韓城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巡撫大同都御史。馮司孔、字芝圖。中牟人。萬曆丙辰進士。歷官巡撫陝西都御史。蔡懋德、字雲怡。崑山人。萬曆己未進士。歷官巡撫山西都御史。徐標、字□□。濟甯人。天啓乙丑進士。歷官巡撫真保都御史。皆以兵將降賊。與城俱盡。

贊曰：天崩地坼。宗國淪亡。鼎湖痛兮。明運不臧。主辱臣死。況滅立王。諸公盡節。汗簡遺芳。忠踰白日。義概秋霜。方之古烈。文山首陽。

史官曰：逆闖憑陵。肆犯宮闕。鐘篋失守。廟社震驚。致懷宗痛大寶之遽頽。憤皇圖之實覆。含辛血裕。飲恨雉經。皇后宮妃。魂消椒殿。太子諸王。身繫金綫。一時在位者。雖不能策馬揮戈。奮膽尙於縣竹。力疾苦戰。死卞壺於清溪。然而仗節殉君。橫屍闕下。如范景文等。絕脰不辭。湛族無悔。非識君臣之大體。明生死之至分。何能有死無二。取義成仁。若此哉。嗚呼。若甘心賣國。反面射天。飲食楛桎之下。流水金珠之獻。覩顏

金紫。誇藻美新者。可勝誅乎。至於託蔣沈之絕粒。駕樊系之忍辱。以視景文等。蓋霄壤矣。悲夫。

列傳三

儒林傳一

史官論曰。夫儒者取其明理義。闡性道。使聖賢之傳。昭然如日星之不晦。乃稱功焉。昔司馬述六家之指。班氏申九流之略。皆彙儒於道。墨、名、法。此篤於時之見也。漢施、孟、梁、邱諸人。多沿習訓詁。不能有所發明。使微言大義。絕不復存。而公孫弘、兒寬之屬。徒以經術取卿相。彼二子者。謂儒止此耳。其事止於說經文。而效不過拾青紫。烏在其賢於稗家衆流也。自唐韓愈指辨邪正。衛道孔嚴。而後濂、洛、關、閩大昌於宋。相與明彌綸之奧。析義利之微。示求仁體仁之方。發理一分殊之旨。道學大明於天下。而儒始尊。而儒始真。然宋人之論儒也。嚴用心毫釐。畫疆而守。卽楊、謝、朱、陸。一時同學。紛紛有異同之辯。伊訓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七十子之徒。各具一體。未嘗相詰。要足以通物方。弘道用而已。若沾沾以爲得不傳之絕學。而格一世於門外。豈聖人無常克一之指歟。陳同甫譏之。似矣。明興。太祖重道崇儒。徵聘四出。講論闕廷。建文篤尚文治。太宗表章聖經。而宣世兩朝。克敦至道。以故名儒輩出。嚮道甚勇。至薛瑄之守。王守仁之用。尤其憂憂者也。諸儒咸能修身理性。以宗正傳。俾聖道昭垂。燦然明備。以視漢人之專己守殘。宋儒之告密。

結壘者。則有間也。烏得與六家九流同日而語耶。作儒林傳。

汪克寬傳

汪克寬字德一。又字仲裕。祁門人。世傳理學。父應新字元美。記識博洽。議論慷慨。嘗著便民二十條。力陳當世要務。克寬六歲。教之孝經語孟。隨口成誦。於理學浸悟。取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讀。恍然知道理之要。旁極諸書。元延祐戊午。郡守聘主道一書院。往浮梁。拜見吳仲迂。以文印正。吳曰。讀書明理。斬體諸身。文章異時可不學而能也。聞之惕然。遂篤志聖賢之學。既歸。扁其齋曰思復。銘於壁以自勵。泰定丙寅春。謁嚴陵吳朝陽。與論所學。吳喜曰。子可謂真知作春秋心法矣。舉浙江鄉試。次年下春官第。益刻勵爲學。棄科舉業。取春秋博考諸家同異得失。以胡文定爲主。而研究衆說。會萃成書。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易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禮經補逸。綱目有凡例考異。其餘論著尤多。至於經史聖賢之言。心融神會。造詣深淵。故爲文渾融典雅。而獎掖學者多所成就。後以經學教授宣歙間。數與鄭師山講理論學。意氣相得。四方從游甚衆。嘗語學者曰。聖賢之學。以躬行踐履。操存省察爲先。至於文章。特其餘事。篤志著述。不以一毫利祿動心。諸學者稱環谷先生。洪武二年。聘至京。修元史事畢。特旨留仕。以老疾力辭。乃命禮部設宴。賜白金采段。給驛而還。

趙汭傳

趙汭字子常。歙人。少讀朱子四書。疑難不一。師告以初學毋過意。輒不釋。夜歸。取大全集。語錄等書。繙閱。

由是有悟遂厲志聖賢之學不事舉子業聞九江黃楚望杜門著述再往乃得授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又再往留歲餘得口授六十四卦義與學春秋之要翰林虞集授館於家一歲嘗爲書曰聖賢之學大矣學可不知其要乎嘗聞吾之至尊至貴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者此心是也吾之至親至切舉天下之學不足以先之者求放心之謂也虞大稱之元末四方擾攘起鄉兵輔汪同保鄉里嘗論爲國家者不能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而所戰不求智勇之士真可任將兵者使臺省貴人郡縣俗吏共軍旅之權賞罰不明故是非淆亂而治安撥亂之術行軍克敵之方皆廢不講徒欲以歲月削平安可得哉最得其時用兵之弊丙申明兵定徽寓衢之柯山潛心著述不少輟洪武初有事屢徵辟繼以義禮召見辭已再以山林遺佚徵修元史竣事得請還卒年五十二儒學稱爲東南鄒魯沆每謂周易春秋二經皆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不傳之妙然後孔門之教乃備其於春秋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以爲左柱主史釋經而不知筆削本旨公穀如求筆削之旨而不考魯史舊章俱不能無弊乃離經析意分爲八類辯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詞以著聖人筆削之旨作春秋集傳十五卷以明聖人經世之志著左氏傳補注十卷師說三卷以爲學者求端力用之階其於易經則必須明象又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同苟通其一則可以觸機而悟矣作序卦圖說及經史開端乾坤屯三卦解其學以積思爲本領以自悟爲歸宿常曰讀書最患多疑每展卷則羣疑起如蠅毛要須得程朱復作面命之而後可釋然爾毋謂苦思之功若有神助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一時學者皆宗之稱東山先生

卽以名集。

張美和傳

張美和初名九韶。字以行。清江人。從外祖聶先生學。不待程督。日必自課。年十三。卽能詩。合程度。聶曰。汝學駸駸來逼。吾不能教汝矣。往師前進士余復鄉於襄陽。盡得詩禮之傳。隱居教授。益攻苦。於書無所不窺。參互考訂。以窮其說。來學者甚衆。隨才造就。各有所成。元末盜起。雖顛沛中。讀書授徒如常。語學者先須讀前哲格言。以端其學術。然後能不爲邪說所惑。乃選古大儒發明經傳中語。自天地鬼神。人物性命。繼以異端。開其類凡五。各爲之條目。折衷以己意。去取詳明。剖析精當。吳草廬、孫伯尙見之。稱賞。題曰理學類編。洪武初。薦爲本縣教諭。七年。徵天下貢士入太學。銓用者多其弟子。十年。召至京。賜衣一襲。擢國子助教。氣貌嚴整。將以篤實。每教諸生。必端坐不言。有所請問。徐徐應答。不過一二語。然義理明。人深服之。十一年。遷編修。十三年四月。致仕。太祖親爲文賜之。曰。朕聞古之賢士。莫不修己行仁。爲時君之用。否則獨善其身。以終天年。或著書立言。傳之永久。雖不顯於當時。而有功於後世。以其德重而行純。學博而言信也。今老成宿儒。凋落無幾。獨爾以衰暮之年。日侍朕左右。正欲詢問古今典禮。以沃朕心。柰爾不任周旋。所以命卿歸老。卿之去矣。朕將誰從。於乎。千載一遇。古今之通言。然全其始終者甚罕。今卿善始善終。不亦美乎。美和博學精擇。善於著書。故宸翰及之。嗣後應考江西者二。考福建者一。二十四年。典文禮部。二十七年。再典禮部。會有蜀藩之命。不果至。在蜀一年。王深敬禮之。無柰何。復召校書翰林。力勤。雖

蠅頭細書。皆出手筆。書成辭歸。賜衣被各一襲。丙子卒。年八十三。所著類編八卷外。有羣書備數十二卷。元史節要十卷。

貝瓊傳

貝瓊字廷臣。崇德人。性坦率。不事邊幅。而篤志好學。博通經史百家之言。善爲文。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累徵不就。洪武三年。被薦修元史。既成。受賞歸。六年。以儒士舉至京師。除國子助教。上嘗坐奉天殿。召諸助教。瓊及會稽趙俶、錢宰、金華鄭濤。誠諭皆頓首受命。瓊嘗慨古樂不作。所謂成均。徒有其名。迺作大韶賦。見志。宋濂爲司業。建議爲當立五學。並祀舜禹湯文爲先聖。太祖不聽。且黜辱之。然士大夫猶有隲濂者。瓊乃作釋奠解。解曰。庖羲氏闡天下之文。神農氏興天下之利。黃帝制器尙象。以通天下之變。此爲治者莫過於三皇也。乃至於孔子。不得如三皇修君師之職。於是刪詩書。正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明綱常於萬世。德雖同而事則殊矣。然則或欲祀三皇於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按周禮。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皆奠於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若周公。孔子之下云。是唐虞於周所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漢魏之主。取舍各異。周孔迭爲先聖。孔顏互爲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高宗永徽中。又復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爲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爲不易之典。

是宋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由是觀之。古之設學。原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然其教被於天下。非一國所得專。故天下通祀之。自唐已然。虞世南、韓柳諸記可考矣。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而三皇不預也。盛矣哉。孔子之道。中國尊之。夷狄尊之。祀以王者之禮。謂不能稱其德。是出於天下之公。而非一人之私。歷萬世不可易者。今欲崇三皇爲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其功。降孔子爲先師。使混於高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故吾的然以爲不可也。或又曰。古者舜祀於虞庠。祀禹於夏學。祀湯於殷學。祀文王於周學。舜禹湯文得以祀於學。而不得祀三皇。何拘於貞觀之制也。曰。王天下立四代。故祀舜禹湯文。而三皇將祀之於何學歟。或曰。先生詳言之。曰。三皇孔子其道一也。崇孔子之祀。當崇三皇之祀焉。以佛氏之苦空寂滅。老氏之荒唐恠誕。無益於人與國。且崇臺廣殿。儼於王宮。法亦弗之禁。矧三皇之功及於人者如此。而領之於醫。特神農嘗藥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主之。以豐其祀。可也。祀之於學。則非義矣。時余爲國子助教。適聞有以邪說言於朝。破貞觀之制者。卽斥而不用。余懼其惑人也。故辯之。其持正論類如此。九年。遷中都國子助教。教勳臣子弟。瓊爲人文行超越。素有名譽。雖將校武夫。皆知禮重。十一年九月。致仕。明年卒於家。有清江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朱廉傳

朱廉字伯清。義烏人。少刻苦厲志。淹貫經傳。悉領要義。受學文於黃潛。遂以文章知名。師道尊嚴。人皆式。

之。浙東行省右丞李文忠開鎮嚴州。大加禮敬。辟長鈞臺書院。洪武三年。詔修元史。聖朝日歷。徵爲纂修官。書成。授編修。八年。乘輿巡幸中都。扈行至中都。進詩十首。上覽。喜曰。佳詩。朕爲汝和有頃。召廉賜和詩。當時以爲榮。旣而授經楚府。尋陞長史。久之。病曠。致仕歸。窮經講誦。探研聖學。多所闡明。嘗取考亭語。摘其精義。名曰理學纂述。言其爲文。謹嚴精密。有文集一十七卷。

趙俶傳

趙俶。字本初。山陰人。博通經史。爲文遒健。名重當時。尤明於毛詩。洪武六年。薦至京。太祖召與講論經史。俶授據傳說。貫穿古今。每奏對。上輒稱善。除國子博士。隨扣輒應。莫不樂得經師。上一日御奉天殿。俶偕諸儒侍側。召至前。諭之曰。經學必宗孔子。毋以儀秦縱橫語示諸生也。俶頓首謝。歸而告誡士子。屏去戰國策諸書。勿讀。自是傳經者。文日益醇。明年。詔擇諸生之聰悟能文者三十五人。命俶顓教之。且令修詞。以漢司馬遷。班固。唐韓愈。宋歐陽修。蘇軾爲法。尋於諸生中擢李擴。黃義等入文華武英二堂說書。多至大用。俶自專師席。旦夕誨迪不倦。士多成業。丙辰。乞歸。上御奉天門。御史臺左大夫汪廣洋。右大夫陳甯奏。博士趙俶以詩經施教。成均者四年。其弟子爲方岳重臣。及持節各部者。往往有之。是不爲無功。今年逾七十。筋力寢衰。精神不完。願陛下放歸山。以盡餘齡。上可其奏。加俶官翰林待制。敕給誥命。致仕。戊戌。俶詣闕謝。上召之使前。問曰。卿何郡人。對曰。會稽。上曰。向爲兵部侍郎。圭玉出知萊州者。卿之子耶。對曰。是也。上因諦視之。曰。誠耄矣。歸養爲宜。俶頓首而退。當圭玉官法從時。俶作訓忠之書教之。圭玉由是服

政有名世以倣爲愛而能誨。越七日。詔出庫錢二十五緡賜倣。拜謝遂行。朝貴皆賦詩贈倣。成什。學士宋濂等暨諸生千餘人送之。都門聚觀者咸羨其榮遇云。

黃鼎傳

黃鼎字伯器。一字孟鉉。先盱人。後徙吉水。世業儒。大父天衢篤行勤學。於書靡不通究。父彥粲直諒和厚。四子皆秀穎。鼎岳尤傑出。鼎天資絕人。八歲能誦五經四書。涉知大義。成童爲文章。馳騁馬班。論議閎博。不可窮。既冠。明於世務。自許賈誼。時翰林吳沈得其兄弟之文。讀之歎曰。今之軾轍也。岳穎悟超越。清修篤學。兄弟自相切磋。然必推服其兄。鼎洪武中。用薦授鎮江府知事。鎮江密邇京師。庶事叢脞。簡牒山積。既至。裁決數日而盡。素習者不能及。吏民畏服之。歲中坐註誤罷官。退處山林。取舊所爲文悉焚之。一志於性命道德之旨。自六經至於濂洛關閩之說。研精覈微。涵泳淳澆。久益沛然。其從學者日衆。善開諭。獎勵誘掖。感之以誠。學者無賢愚少長。皆樂從之。隨才質高下。各有所成。凡教人以實踐爲務。必使窮其理而體驗於身。歎學者專務科舉之業。曰。士固由科舉進。然志於道者。必不以是自足。明道晦菴吾師也。篤於孝友。恬澹守約。窮達一致。爲文章脫略凡近。根據至理。粹然大雅。所著有四書五經精義。學古齋詩文。宋史論卒年八十三。楊士奇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國家初興。吉之宗師碩儒。林林比立也。一二十年。物故盡矣。學者方俛俛如失所歸。伯器後出。汲汲焉以成就來學爲己任。故後之名碩多出其門。鼎才高意廣。襟度洒落。玉潔而春和。庶幾程伯子之風。

趙謙傳

趙謙字撝謙。餘姚人。博洽經史。時號考古先生。蚤歲孤貧。寄食山寺。勵志聖學。東遊鄞台。聞金華鄭四表。學有根源。往師之。尋考亭墜緒。歸而兀坐塢山。萬書閣。博究六經百氏。因續武王諸銘。并列四勿箴於座右。嘗謂士之爲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讀書。讀書必貴識字。故曰。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遂築考古臺。肇述六書本義。以提其綱。繼成聲音文字通。以極其博。及其終也。會六經百氏於一心。而約之以造化經綸圖。又作學範。以推所得於人。天台林氏序六書本義。有曰。吾如此書。包貫古今。卓然特立。其有功於先王也大矣。西邸顧氏謂聲音文字通。功不在孟氏闢異端下。門人合肥王惠謂造化經綸圖。張前賢未發之機。啓後學旣迷之徑。四明鄭氏有曰。學者以斯爲範。當爲名世大儒。洪武十二年。上聘修正韻。年二十八。宋濂深知之。遣二子從游。自信其說。衆多嫉之。出授中都國子典簿。正韻成。多用其說。明年。與僚友論事不合。罷去。益肆力於著述。學者翕然宗之。二十二年。朝廷搜訪遺賢。吏部郎中侯庸薦奏。上曰。朕知之久矣。將老其才大用之。又具啓懿文太子。太子曰。吾識其人。宋先生每稱之。然其所著書。非靜處不能就。其以爲教官。有忌者曰。可行蠻貊。乃領教瓊山。解縉爲文送曰。教官聖人之木鐸也。吾當賀聖人於南海之濱。又增一木鐸矣。旣至。作瓊臺布學範。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雖將門弟子。及蠻夷荷戈執戟之徒。皆知向風慕義。而遠方從游者。若莆田朱紹。三山鄭尙賓。鳳陽孫岳。臨川吳均。輩爲最著。由是南海始聞聖學。而名世之儒浸出矣。二十八年卒。年四十五。永樂初。門人柴廣敬擢進士。以聲音文字通一百卷上。

奏。詔藏秘閣。先是臨終書手別瓊士曰。予聞之。太虛之中。不能不聚而爲人物。人物又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其聚其散。蓋皆理數之自然相推。不能自己。豈有所爲而爲者乎。此身在太虛中。如冰在水。而今將爲水矣。水與冰時爲之。非其自爲也。何所留。亦何足戀。聽其自然可也。方圖成。授王惠曰。觀此以明其理。寡欲以養其心。調息以養其氣。讀書以驗其誠。聖賢之域。不難到矣。易與中庸。皆聖門傳道極致之言。而謙之圖。又所以發二書秘。故臨終所得如此。謙於世利聲華。澹然無所罣礙。直義所在。目無王公。然終以此厄窮無悔。

蕭岐傳

蕭岐。字尙人。奏和人。祖方平。以書記死於文天祥厓山寨。公四歲母亡。承父靜安之訓。恭謹。知讀書爲文。誓不失先業。性穎悟。成童以書經有聲。元季。退晦自守。恂恂鄉黨間。爲人所稱。比壯。博通羣經。尤長四代之書。講貫洞徹。識見廣遠。爲諸生臥誦四書。終卷不失一字。性端重。不喜諧謔。嘗宴會。豪士有垂老者。終席酣暢。舉杯相屬曰。吾徒身後碑銘。惟蕭生是託。拒其酒。正色曰。須好爲人。庶不閣吾筆也。一座爲之改容。世變以來。禮法廢弛。閭里宴集。諸少年往往誼譁恣肆。動至取禍。有識者多畏避不敢赴。聞公在側。欣然相卽曰。一蕭先生足可鎮席矣。待諸少不惡而嚴。語稍不當。惟正坐不應。四方來學者。誘掖諭道。懇懇不倦。或以爲太勞。曰。教人當如此矣。一言一行。足爲儀表。以故及門之士。莫不涵養造就。與人交。不屑屑責備。愈久而敬不衰。事父孝愛。遇盛宴有珍味。不舉一筯。諸生承意。輒餽於家。始食。明太祖大徵諸儒。首

舉不就。洪武十五年春，詔舉天下賢良。有司疆起之，至京首陳十便書。一曰：審管誣告謀叛者，以便善良。二曰：禁止實封者，以便上書。三曰：免池塘之稅，以便耕種。四曰：蚤分撥秋糧，以便會計水腳。五曰：蚤行移折收，以便民間預備。六曰：糶料隨土地所宜，以便價直。七曰：雜造不必團局拘監，以便民自爲。八曰：罪坐所由，以便同寅。九曰：依律科斷，以便當罪。十曰：考覈生員，以便學校。書奏，復懇陳氏無寸鐵之刃，而受叛逆之名，誠可痛也。上嘉納，賜宴。明日，召入授潭府左長史。以年老辭，至再四，忤旨，謫教楚雄。明日，上念其忠且年老，追還。入見，留京師。朔望，一入覲，居歲餘。一夕，夢神人引至別室，有古書篋篋之類，指示之。且曰：先生就此得歸家矣。覺而異之。是歲除平涼訓導。既至學舍，則皆如夢中所見。因歎曰：何莫非命也。自是安於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學者信服，屯營守帥皆遣子從遊。善誘率就雅飭，蓋與人爲善，本於至性。故自大江以西，經生進士多出門下。名播省憲。二十三年，校文湖廣。又三年，校福建。奉詔考定典籍，宴奉天門，趨朝。上目之曰：真老成人，可敬。賜御饌，令十日優與供給。入對，屢稱旨。宿會同館，往來翰林國子。凡四閱月。學士劉三吾祭酒，胡廣論議多所推重。未幾，放歸。宴餞奉天門，賜衣被鞵，給道里費。比歸，營墓東山，自誌而銘之。寫真自贊曰：吾以此見祖宗於地下，差不辱矣。時語人曰：吾已老，若等宜守法律，勿犯條例。上神聖聰明，動必加法，不汝貸也。二十九年正月，誕日，親友捧觴爲壽，笑曰：吾益衰白矣。今年又大比，其能免於行乎？三月，浙江使者果至，而岐以六月得疾，無一語家事。每攬衣起坐曰：吾其止於是乎？言終而逝。年七十二。所著有正固集、金華藁、歸來藁、鄂渚藁。求文者填塞，常曰：吾爲文不肯諛人片言，但移置

別人使用不去。有五經四書要議。又嘗取刑統八韻賦引律理爲之解。併爲一集。或問之曰。二書本不可同語。先生胡爲合而緝之。答曰。天下之道本一。而爲用則有二。曰得與失而已。出乎聖學。必入乎刑統。吾合二書。將使觀者知所擇也。陳海桑曰。先生養高龍門三華間。清修苦節。種學積文。不求聞達。而亦未嘗不達。殆古之不顯亦式者歟。岐平生不信鬼怪事。鄉鄰有疫癘。無憚昏暮赴救之。曰。此人家稟不正之氣。故得此證。鬼安在也。學者私諡爲正固先生。子二忠。字用文。始被鹵爲居臨洮。岐自平涼還。忠適入覲。邂逅道左。遂得歸。遵字用道。鄉里以孝名。

曹端傳

曹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自幼立志。以聖賢爲必可學。務在躬行實踐。而靜存居自。日潛心太極圖通書。西銘等篇。歎曰。道在是矣。益玩索不忘。有自得處。輒親爲之注釋。以暢其旨。居家事親至孝。父雅慕佛家。流端日以聖賢之道。幾諫之。父心回向。因作夜行燭一書以進。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言皆粹然。合於道理。比兩親喪。哀毀。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廬墓六年。孝思沈如也。又建祠堂。一事先。建義祠。一薦外族之無後者。不用浮屠巫覡。嘗詣縣上書。請毀淫祀。年荒勸賑。全活者甚衆。屢舉同僚之喪。貧不能赴任者。贖之。客死者。斂之。永樂戊子。舉河南鄉試。己丑。一榜。授山西霍州學正。十餘年。明聖學。以訓迪諸生。然教人尤以身先爲本。士子多薰其德。而心悅服之者。壬寅。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乞留。蒲庠亦連章爭之。霍州先傳奏。遂允。宣德甲寅。卒於霍。卒之

日人爲之罷市巷哭。學者稱爲月川先生。正德中。兵尙書彭澤稱端爲本朝理學之冠。欲奏請從祀孔子。因致書河南巡撫李某曰。國家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公。至於道傳之學。則繼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也。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說。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略。存疑錄。夜行燭等書。崔銑曰。月川曹端之執篤。介菴李錦之清固。學皆守朱氏。識或未逮。沿襲之近也。荒陋之中。卓然自興。今士習改。民僞滋。安得斯人矯之哉。先是正統末。御史蒲州謝琚嘗著論曰。釋氏老子之教。流布天下。舉世而尊信之。莫能覺其非也。能覺其非而距之。而後可與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何者。釋氏出於自私之厭。而專尙寂滅。老子出於自私之巧。而專尙虛無。三代隆盛。未之有也。秦漢而下。始起而肆其言。人皆尊而信之。莫能覺其非也。是以愚昧者惑於誑誘。甘心迷役。高明者。口於見聞。醉生夢死。嗚呼惜哉。誠能覺其非而距之。而後可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韓子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程子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朱子曰。佛老不待深辨而明。只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了。其他更不消說。則所謂覺其非而距之者。堯舜禹湯之道。賴之而復明。周公孔子之教。賴之而復行。聖朝道學大明。真儒輩出。於是河南崑澠之間。而月川曹先生出焉。方其幼也。則以希聖希賢爲己任。其壯也。則以繼往開來爲己事。而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則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民秉之彝矣。老氏以無爲道。則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民用之常矣。其於聖賢精一執中之傳。果何有也。豈非所謂覺其非而距之。

者歟。

薛瑄傳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母齊氏將就館先一夕夢紫衣人降舍寤而誕瑄幼有異質清徹透骨五臟露如水晶七歲通論孟垂髫參議李宗問欲致見之不往因觀性理大全一書歎曰此孟孔正脈也其書不下數百萬言悉手錄之讀至忘寢食其爲學專務體驗於身心之間致知力行嘗曰聖賢千言萬語皆說入身心上事誠能因其言以反求諸身心猛省而擺脫盡私累則身心皆天理每不滿陸象山所言人讀書爲義外工夫必欲人靜坐先得此心輒歎息若如其說未有不流入禪者日玩經書以及濂洛關閩諸家粹言多所自得嘗隨父居玉田時有御史謫戍者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厚父皆命瑄往從之學三人皆待以吾友因稱之曰聖門有人矣舉永樂庚子河南鄉試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高第宣德丁未授御史時楊士奇在內閣求一識面不可得往監湖廣鹽場益潛心理學每方寢成思有所得卽秉燭起書尋巡按山東建言內外風憲緘默不言左都御史顧佐惡之比考滿署下下坐是不得進階瑄不爲動正統元年擢山東提學僉事以憲臣督學始此首明理學以淑士類山東士人稱爲薛夫子已而吏尙書何文淵欲薦代己稱之曰不愧往哲時王振有寵與瑄同梓里振欲效蔡京引龜山故事思拔一正人以鎮衆議一日問楊士奇曰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首薦之振卽召入擢爲大理寺丞比至士奇勸詣振謝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邪竟不謝一日偕諸僚友遇振於塗瑄獨不加禮振滋不悅會百

戶某死。遺妾有姿色。振姪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其嫡妻賀氏毒殺其夫。時都察院問已誣服。及過大理寺。瑄鞫得其寃。駁還之。都御史王文怒。譖之於振。振嗾言官劾瑄。故出入人罪。論死。瑄怡然曰。辨寃獲咎。死何愧焉。獄中日。手周易誦讀不廢。至覆奏。將臨刑。門人皆奔走。先生神色自若。會王振一老僕。素謹厚。不甚曉事。是日哭於廚下。振問何爲。僕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備告其賢。振爲之動。得不死。仍繫錦衣獄。尋除曰。放歸田里。通政使李錫歎曰。真鐵漢也。比歸。閉門不出。造詣益深。未幾。起原官。景泰辛未秋。乞致仕。戶部侍郎學士江淵言於上曰。薛瑄歷官罷而復起。終始不易其操。昨者奉命督四川。雲南糧餉。以給貴州之師。日夜勞心思。竭筋力。以底有功。今年纔踰六十。耳目聰明。未嘗衰耗。臣愚以爲瑄之才之學。宜置之館閣。以資其助。不宜俯徇其情。聽之去也。遂不許歸。尋陞南京大理寺卿。時有太監金英奉使南京。諸公卿並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以此重其爲人。及回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瑄耳。時南京鎮守太監興安。袁誠於端午遺瑄扇。瑄辭之曰。賜扇天子事也。二人皆巨璫。亦不敢怒。瑄初被召至京。會蘇松大饑。民向富家貸。不與。遂焚其廬舍去之。蹈海以避罪。朝廷遣王文往案其事。文坐以謀叛。連及五百餘家。瑄抗疏力辨之。獲理者衆。文謂人曰。此老倔強猶昔耳。天順改元。擢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一日。上方小帽短衣。聞瑄奏事。爲更袍服。人曰。不冠不見。汲黯是也。未幾致仕。蓋是時石亨。曹吉祥等恃功恣橫。日甚。瑄歎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遂引疾懇歸。詔許之。居家八年。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卒。年七十六。卒之日。先書其案云。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

通。是日正衣冠危坐而逝。有迅雷白霧之應。諡文清。呂涇野云。薛文清爲今代道學第一人。給事中張九功、侍郎姚謨、布政使許讚、吏部尙書喬宇屢薦。以爲世之真儒。明道適用。潛心理學。有功名教。宜侑食孔廟。無忝上不聽。隆慶改元。御史周弘祖又疏請入祀。而廷議竟未有成。瑄嘗謂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故其教人。一於復性反已。功夫絕似曾子。故其言曰。讀書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方有味。不然。雖盡讀古今天下之書無益。尤從事於居敬窮理。久之有得。則見得居敬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此理。雖若二事。而實則一理矣。瑄於天下事皆理會得過。故曰。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又曰。只順理而行。都無一事之勞攘。吁。其博而約者乎。時有晦朱注爲訓詁。瑄曰。四書集注。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折衷以議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學者但當精思熟讀。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切怪人於朱子之書之意。尙不能徧觀而盡識。或輒逞己見。妄有訾議。或勦拾成說。以行新奇。多見其不知量也。少保大學士李賢嘗曰。今日士夫中能篤於學者。僅見薛大理一人。今觀其所著讀書二錄。皆身心體驗而有得者。及其教人。拳拳以復性爲事。是以卒能身以及其人。而一時之死生利害。略不能動也。淺者或疑其言之不華。蓋指相如。揚子雲勝於曾子之一唯邪。楊廉云。本朝正統、景泰間。以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敬軒。觀其讀書錄。考國初以來諸公所著述。求其粹然一出於正。未有或之先者。瑄當罷內閣歸中。途絕糧。其高風介節類如此。

胡居仁傳

胡居仁字淑心。江西餘干人。幼穎異。端慤。孩提時。言動卽不苟。比學於家塾。師殊目。年十七八。習舉子業。已而聞吳與弼。往從之。因有所悟。遂退而藏修於讀書窮理。深慨記誦詞章之非。而謂聖學之成。始成終在一敬。因以敬扁其齋。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常以敬作。故其自銘詩云。謹獨功深切。防微意最玄。爭交真在此。要不愧皇天。其主敬如此。學先於主忠信。而要於求放心。終日竟夕。孳孳不倦。由是存諸心而理諸身。明其體而達其用。故自言曰。惟己所從不差。然後可以及人。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嘗著進學箴以自勵云。誠敬旣立。本心自存。力行旣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能事。此其畢矣。因歎學者好高。入於禪。騁詞失於矜。不務操存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時陳憲章負大名。一時英流皆北面之。居仁深詆其學爲禪。嘗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又曰。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真見也。又曰。禪家在空虛中見出一箇假物事。以爲識心見性。以爲不生不滅。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蓋居仁於斯理。一反求諸身心。以得之。嘗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王道之本。已而築室山中。曰禮吾曰南谷。四方及門者。日與講貫。因著居業錄。蓋理有契於中。而無可告語。事有感於外。而無可施行者。皆筆之。而名以是名。取易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之意。專以辨禪爲急。其言曰。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真。多流於禪。又曰。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甚多。又曰。釋氏是認精魂爲性。專一守此。以爲超脫輪迴。緣他當初只是去習靜坐。屏思慮久了。精神光彩。其中了無一物。

遂以爲真空言道理。只是這箇極妙玄。天地萬物。都是這箇做出來。得此則天地萬物雖壞。這物事不幻。身雖亡。此不亡。所以其妄愈甚。楊廉云。本朝正統。景泰間。以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敬軒有讀書錄。近年乃得敬齋居業錄。其言精確簡當。讀書錄之外。所見惟此耳。廉聞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由涵養體驗中來。非考索探討致。然張吉云。先生老於林泉。無以考其本末兼備之明驗。然於斯理體認親切。一反諸身心以得之。吾邑自曹無妄先生以後。僅見斯人而已。今讀居業一錄。其間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皆悉焉。而於異端佛老。尤詳闢之。使末世不陷溺人心。變亂士習。先生教之澤不淺。居仁嘗示人曰。程朱發明道理。如此明白。開示爲學工夫。如此真切。今人又做差了。道之興喪。不係於天乎。羅整菴云。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做成。又云。胡敬齋力攻禪學。但於禪學本末。似乎未嘗深究。動於想像二字。斷之。安能得其心服耶。蓋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實見。禪學之所得者。亦是實見。但所見者不同。是非得失。遂於此乎判爾。彼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亦自分明脫灑。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愚所謂有見於心。無見於性。當爲不易之論。竊觀似之亂真。非精於禪者。誰敢辭而闢之。然而排似是之學於狂波之時。實自居仁始。

陳真晟傳

陳真晟。字德晦。又字剩夫。漳州鎮海衛人。氣清爽。性穎特古樸。年十七八。卽然不襲俗味。遂厭末作蠹心。而棄之。惡異端害道。拒之。致儒業。先是從進士唐泰業舉子。被薦就試。見有司遇士不以禮。督察嚴瑣。遂

歸蓋自是不復應舉。隱居力學。務踐履之實。初讀中庸。做存省工夫。未有得。繼續大學。始知爲學次第。覺有下手處。因讀大學或問。知敬乃大學基本。及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人。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因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客念不復作。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恃。而外誘不能奪。遂從敬字做工夫。而尤於慎獨用力最猛。常語人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而一以守之。則所謂惡者退聽矣。又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自號布衣。學者稱布衣先生。天順二年。循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心學二圖。其一爲天地聖人之圖。大書一心字。以上一點規而大之。中虛曰太極。太極左曰靜。右曰動。推極於六十四卦。其一爲君子法天之圖。亦大書一心字。其上一點規而大之。視前差小。中虛曰敬。敬左曰靜。右曰動。以黑白象陰陽動靜。而分爲乾坤坎離。總爲之說曰。右圖二。一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性之自然者也。君子豈可以不學乎。然復性之說。經傳詳矣。而未有如此後一圖義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卽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圈。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卽知至誠意之事。是爲聖功之成也。亦不外於此圈。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如是則天下之功。至於前一大圈。同一渾然粲然而無間矣。一敬之功用如是。豈不大哉。三代學校所以教者。惟此而已。此非記誦詞章之所能與也。自伏羲畫卦示精之後。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思、孟。及孟氏沒而遂失其傳者此也。寥寥千載。至周程、張、朱氏出。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復晦者。只因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士視此心學爲無用。故多不求。又失其真傳焉。今幸聖明崇重聖學。學校採程、朱之議而用之。則心學之傳可以繼朱氏矣。夫象理甚明。不煩解剝者。但能體此學下之功。循循訓至。於以得其上達之妙。太極全體。則此圖在我。雖四書五經無復遺理。蓋祇是吾所得於天之本心。而聖賢相傳者也。次乃嚴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未奏。先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奏。下禮部詳看。時侍郎鄒幹掌部事。不知其說云何。竟寢歸家。因讀提學憲臣頒行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就尙孝弟忠信禮義等語。歎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子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案例而據而行。告諸當道。終不能行。又寢。已而聞吳與弼名。欲往質之。乃貨其家之直。得五金。攜其從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卽瘞於道旁。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足矣。入南昌。見張元禎。止之宿。因叩其學。大加稱許。曰。某敢僭謂斯道自朱、程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許二子亦未是。如與弼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真晟聞之。若然。遂歸。尋卒。年六十有四。後十年。提學僉事周孟中。知府彭桓立石。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副使姚謨表章先哲。始舉入漳州鄉賢祠。布衣平日不喜文字。有雜藁若干卷。邑人林祺爲之編次。名存藁云。周瑛謂布

衣學有所得。行之皆無所遇。四顧徬徨。不能自釋。及見張元禎之許。乃歸。尋卒。陳獻章云。閩中陳剩夫者。不幸去年秋間死矣。其人雖未面。嘗粗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靜。此尋向上人也。可惜可惜。此學寥寥。世間無人整頓得起。士習日見頹靡。殊可憂也。康齋與布衣並起。一時薦之者不及布衣。人共惜之。

